

世界少年文庫

勒白命著
稚吾譯

青

安徒生著
崑源譯

雪

安徒生著
崑源譯

小

杉

樹

一册

三角五分

安徒生著
曼如譯

牧

豬

奴

一册

四角

金斯來著
鏡華譯

水

嬰

孩

一册

三角五分

羅斯金著
同力譯

金

河

王

一册

二角

史蒂文孫著
留餘譯

金

銀

島

二册

一元

白涅德夫人著
楊鏡華譯

小

伯

爵

二册

八角五分

世界書局發行

目次

第一章	樵夫的草屋	一
第二章	仙境	四〇
第三章	記憶之鄉	六三
第四章	夜宮	八五
第五章	未來的王國	一一九
第六章	光寺	一六一
第七章	墓地	一六九
第八章	森林	一八六

目次

二

第九章 話別……………二二四

第十章 醒後……………二三一



第一章 樵夫的草屋

從前，有一個樵夫，同他的妻子，住在靠近太古的大森林邊一間草屋裏。他們有兩個子女。那兩個子女碰到了一次奇遇。

但沒有告訴你們這樁奇遇之前，我定要把這兩個孩子先說明一下，使得你們知道他們的性格如何；因為他們如果不是這樣可愛，這樣勇敢，你們往下所看的奇事，壓根兒也就不會發生了。

梯兒梯兒——便是我們一位英雄的名字——年紀十歲；他的小妹妹蜜梯兒却只有六歲。

梯兒梯兒是個身材很高的小傢伙，很漂亮，很強壯，發育極完



美，一頭烏黑的頭髮，因為他喜歡頑皮，總是亂蓬蓬的。他很得人歡喜，因為他有動人的微笑，溫情的臉兒，亮晶晶的眼睛，尤其是因為他勇敢大膽顯出高尚的心地的緣故。常在清早，他同他爸爸樵夫梯兒在晨霧迷漫的路上走，身上穿着破爛的衣裳，但他的神氣竟非常驕傲，非常英武，好像天地間一切美艷的東西都在等候他，等他過路時，給他們一種可愛的微笑。

他的妹妹就和他大不同，但穿着她媽媽替她收拾得乾乾淨淨的長衣，真出落得十分可愛，十分美麗。她哥哥越顯得如何黑，她就越顯得好看；她那一雙溫柔的大眼，同田裏的勿忘我花一般藍得好看，什麼事都能駭着她，一點小事就能使她哭泣起來；但她那



種孩子的精神，又帶着婦人的氣概：她很可愛，很文雅，很聽她哥哥的話，有時甚至太放縱了他一些，她是不大願同意他冒險，作長途旅行的。

我們這一男一女，兩位小英雄，如何在一晚到世間尋求幸福，發生一些什麼事，便是這故事的主題。

梯兒爹的草屋算城外最不好的一所房屋，因為對面有一家闊人的洋房，更顯得他的屋子可憐。在草屋的窗口，可以看見洋房裏的餐室，客廳，每到夜晚，總照耀得金碧輝煌。白天，又可以看見小孩們在露台上玩，在花園裏玩，在暖室裏玩，那暖室終年開着奇花，城裏也有人老遠跑來玩賞。



有一晚，非同異日，正當新年夜，梯兒媽把她的小乖乖們安置在牀上之後，比往常更親熱地吻過他們。因為大風雪，梯兒爹不能到森林子裏去作工，所以她就沒有錢買東西，給梯兒、梯兒兄、妹裝在聖誕襪裏。孩子們立刻就睡着了，除了小貓的叫聲，狗兒的吠聲，老祖父那架鐘的滴達聲，別的一點聲音都沒有。但突然一道太陽一般的亮光射進窗口來，桌上的燈也自己點着了，兩個孩子一齊醒來，打過呵欠，揉揉眼睛，從被裏把手伸出來，梯兒、梯兒就輕輕地說道：

「蜜梯兒呀？」

蜜梯兒答道：「唔，梯兒、梯兒呀？」



了。
的。

「你睡着了嗎？」

「你哩？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沒有。我在同你說話，怎麼會睡着呢？」

他的妹妹問道：「我說，今天是聖誕節嗎？」

「不是的；明天也不是，今年聖誕老人不會給我們帶東西來

「爲甚麼呢？」

「我聽媽媽說。她不能到城裏去告訴他。但是他明年會來

「明年還長遠嗎？」

樵夫的草屋



男孩子說道：「長遠哩。但是他今晚會到闖人的孩子那兒去的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梯兒梯兒突然叫道：「唏囉！媽媽忘了把燈吹熄哩……我想着了。」

「什麼呀？」

「我們起來吧。」

蜜梯兒常記得媽媽的話，便說道：「但是我們不能起來呀。」

「爲甚麼不能，這兒又沒有人……你看見窗戶嗎？」

「啊，多亮呀！」……

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這是宴會上的燈光。」

「什麼宴會？」

「是對面那些闊人的兒子。那是聖誕樹，我們把窗戶打開

罷……」

蜜梯兒很溫和的問道：「能打開嗎？」

「當然能打開；這兒又沒有人管我們……你聽見音樂嗎……」

我們起來罷。」

兩個孩子便從牀上跳下來，跑到窗口，爬上一隻木凳，把窗戶一齊打開。屋裏全照亮了；兩人就很熱心地往外望着。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我們什麼都能看見了！」



可憐的小蜜梯兒在凳上簡直插不下脚，便說道：「我看
不見哩。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下雪哩！兩架馬車來了，一架有六匹馬拖。」
蜜梯兒盡量伸高，往窗外張着，一面說道：「有十二個男孩子
出來了！」

「別蠢罷！……都是小姑娘呀……」

「她們都穿着短袴哩……」

「靜些！……看罷……」

「樹枝上掛着那些金亮亮的東西是甚麼？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咳，自然是玩具呀！刀咯，槍咯，兵咯，大礮



咯……」

「桌上堆的又是甚麼呀？」

「糖糕，水菓，包子。」

蜜梯兒拍着手叫道：「啊，這些孩子多漂亮呀！」

梯兒梯兒答道：「看他們笑了又笑哩！」

「還有那小的在跳舞啦……！」

梯兒梯兒便叫道：「是的，是的；我們也來跳舞吧！」

兩個孩子便用脚在木凳上敲着作樂。

蜜梯兒說道：「啊，多可笑呀！」

梯兒梯兒叫道：「他們拿糕了！他們拿得着呀！……他們在吃



了，他們在吃了，在吃了！……啊，多麼可愛，多麼可愛呀！……」

蜜梯兒數着幻想的假糕。

「我有十二個……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我有四個十二個。但是我可以分給你一些……」

我們這兩位小朋友便跳着笑着，歡喜得渾身戰慄着，看着別的孩子，竟自忘了自己的窮苦。這樣子，立刻就得到酬報。突然間，門外有一陣急促的敲門聲。孩子們便再也不敢頑皮，動也不敢動了。木板軋軋地響了一聲，便自己脫掉，門慢慢地打開；一個小老嫗爬了進來，全身穿着綠色的衣服，頭上頂着一塊大紅頭巾。駝



背跛脚，眼睛也只有一隻；鼻子同兩頰幾乎連在一起，也分不出個凸凹；走起路來，混身都靠在一根杖上。她確實是個仙人。

她蹣跚到孩子們面前，用一種悶在鼻孔裏的聲音說道：

「你們這兒有會唱歌的草，和青色的鳥兒嗎？」

梯兒梯兒混身戰慄着說道：「我們這兒草到有，可是不會唱

歌……」

蜜梯兒說道：「梯兒梯兒有隻雀兒哩。」

那小傢伙連忙申說道：「但是我不能給別人，因為是我的。」
這不是極充足的理由嗎？

那仙人戴上她的大圓眼鏡，對雀兒細看着。



她說道：「這雀兒青到很青。但是我要那真正的青鳥。給我那病着的女兒……你們知道青鳥是爲什麼而生的嗎？不知道嗎？我想你們也不知道；但是你們都是好孩子，我告訴你們罷。」

那仙人用彎曲的手指摸摸她的高鼻頭，用一種很神秘的聲調，輕輕說道：

「青鳥是爲幸福而生的；你們應得明白，我的小女兒應當幸福一些，她的病才會好。因此我現在叫你們到世間去，爲她找尋青鳥。你們現在就得動身……你們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兩個孩子露出作難的神氣，互相看了幾眼。事實因爲他們從前向來沒有看見過仙人；看見到有些兒害怕。但梯兒梯兒總算很



有禮貌的說道：

「你到很像我們的隣居白林葛太太哩……」

照梯兒梯兒想，他這樣說，可算是很尊敬仙人了；因為白林葛太太有一家店舖就在他們隔壁，地方非常好，滿屋都堆着糖菓，石彈，朱古力糖，糖人糖鷄，趕場的時候，還有金紙色着的薑麵大娃娃。白林葛婆婆的鼻子，也同這仙人的一樣醜；年紀也差不多；走路更像這仙人，腰彎着，活像兩個人一樣；但是她很慈和，她還有一個小女兒，星期日常同樵夫的孩子們玩耍。不幸這一頭好烏髮的小乖，時患着一種莫明其妙的病，常睡在牀上，她一病倒，就求梯兒梯兒把鴿子給她玩；但鴿子是梯兒梯兒心愛之物，又不肯給她。照這



孩子想，這一切都十分像仙人告訴他的事，所以他叫仙人作白林葛。

出乎意料之外，那仙人竟勃然大怒，滿臉飛紅。這是她的僻性，因為她是個仙人，能在一分鐘之間，隨自己的高興，把面貌完全變過。這晚上，她變的樣子又醜又老，背是駝的，眼也缺了一隻；肩上有兩叢灰髮披着。

她向梯兒梯兒問道：「我的模樣兒怎麼醜呢？美呢？年老還是年青呀？」

她問這許多話，目的在試試這孩子的心腸可和善。這時候，他轉過頭去，不敢說她的模樣兒如何。她便叫道：



「我是白

里倫啊！」

梯兒梯兒

混身戰慄着答道：「啊！對呀！」

這話使仙

人滿足了；她看見孩子們還穿着睡衣，便叫他們趕快穿衣裳。

樵夫的草屋



第一圖 她一面就替密梯兒穿着起來。



一面自己就替蜜梯兒穿着起來，一面又問道：

「你們的爹媽在那兒？」

梯兒梯兒指着右邊的門，說道：「在那兒。他們都睡着了。」

「那末祖父和祖母呢？」

「早都死了……」

「那末弟妹們呢……你有弟弟妹妹嗎？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啊，有哩，有三個兄弟哩！」

蜜梯兒又補說道：「還有四個小妹。」

仙人便問道：「都在那兒呀？」

梯兒梯兒答道：「也都死了。」



「你們願意再同他們見面嗎？」

「啊，當然歡喜呀！……立刻就要見面！……領我們見他們

吧！
……」

仙人說道：「我又沒裝在口袋裏。不過很運氣；你們到記憶之鄉去，就可以看見他們。到青鳥那兒去的路，在左邊轉三個灣便到了……我敲門時你們在幹什麼？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我們正在吃糕玩。」

「你們有糕嗎？……在那兒呢？……」

「在闖人那些孩子的屋裏……來看罷，多可愛呀！」

梯兒梯兒便把仙人拖到窗口去。



她說道：「但是吃糕的是別人呀？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是的，但是我們可以看他們吃哩。」

「你不怨他們嗎？」

「爲什麼要怨他們呢？」

「他們把糕完全吃了。照我想，他們不給你們吃，這是不對

的……」

「不盡然；他們有錢呀！……我說，那兒不好看嗎？」

「這兒也一樣好看，只是你們看不見罷了！……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我一定看得見的。我的眼睛非常好，教堂頂

上的鐘我都可以看得清楚；爹爹還看不見哩！」



仙人突然怒道：

「我告訴你，你們看不見就看不見呀！」

她的怒氣越來越高。似乎就爲了看得見教堂頂上的鐘！

這孩子當然也不是瞎眼；不過他很是慈和，命該享福，所以她
要教他怎樣去看萬物中最好最美的一切。這不是一樁容易事，她
知道，許多人活了一輩子，也沒有享受着就在身邊的幸福。但她是
個仙人，當然是全能的；所以她決意給他一頂神帽，上面鑲着一顆
有神力的鑽石，能夠把真理指示給他，使他常能看見一切的內容，
了解凡物都有自己獨特的生命，獨特的存在，爲自己尋求幸福與
歡樂。



仙人就從身邊一隻大口袋裏，把小帽兒取出來。原來是一頂繡着白邊的綠色小帽，中間鑲着一顆發光的大鑽石。梯兒梯兒簡直快活得忘其所以了。仙人對他解說鑽石的用處。據說撥一下帽頂，就可以看見一切事物的靈魂；如果稍轉向右邊一些，就可以發現過去的一切；轉向左邊一些，就可以看見未來的一切。

梯兒梯兒滿面喜容，竟樂得跳躍起來；立刻又深怕這小帽兒會失去。

他說道：「爹爹會給我拿去的！」

仙人說道：「不會的，因為，即使戴在你頭上，別人也看不見的……你要試試嗎？」



孩子們拍着手叫道：「好呀，好呀！」

好像演一套魔術一樣，那帽兒立刻就戴在孩子的頭上了。這時候，老仙人變了一個年輕美麗的公主，混身穿着絲服，鑲着發光的寶石；草屋的牆壁也透明了，發出寶石的光輝；破爛的家具也全變了大理石的器具。兩個孩子便跳來跳去的拍着手歡呼起來。

梯兒梯兒叫道：「啊，多可愛呀，多可愛呀！」

很自負的小蜜梯兒好像着了魔一樣的，呆站住看公主的美服。

但更奇怪的事還在後頭哩。那仙人不是說過動物和各種東西都會活起來，像人一樣的說話作事嗎？囉，老祖父那隻鐘的門突



然打開了，傳來一陣動人的音樂，十二個打扮得花花綠綠的笑舞士就圍在孩子們四週跳舞起來。

仙人說道：「這是你們生活上的時間，」

「我可以同他們跳舞嗎？」問着這話的梯兒梯兒，暗自贊賞着這些小東西，既漂亮，又伶俐，活像小雀兒一般在地上跳躍。

但正在這時，他又忍不住大笑起來！這可笑的胖傢伙，似乎呼吸也沒有，混身糊着麵粉，從麵包盆裏掙扎出來，對孩子們鞠躬，他到底是甚麼人呀？原來是麵包！麵包也得在地面上來走走自由了！他的樣兒活像一位又胖又有趣的老先生；面孔上突出來兩塊麵團；那雙大手，因為臂膊太粗，放在便便大腹上，連互相這麼碰他



一碰都不成。他穿着一件焦黃色的貼身衣服，胸部有幾處裸着，就像我們每晨早餐吃的上等塗油麵包。頭上——你且想想他的頭看罷！——頂着一個大圓餅，就作算一頂有趣的頭巾。

別的小麵包，模樣兒也同他差不多，爬出來同時間一齊跳着耍子的時候，他蹣跚着才爬出盆來，全沒想到他們撒在那些漂亮太太身上，好像一陣厚雲的麵粉。

這真是一種又奇怪又迷人的舞蹈；孩子們都歡喜極了。時間和麵包同跳着；碟子也湊趣兒，在櫥裏上下地亂跳，又不敢跳出來，否則會粉身碎骨；玻璃杯也在櫥裏碰着，互祝大家的健康。刀叉更嚷得起勁，就連你自己說話的聲音也聽不見了……



這樣再開一會兒，真不知會鬧出什麼岔子來。爹爹媽媽一定要醒了。幸好正鬧得高興的當兒，煙囪裏突然衝出一道巨火，屋裏全照得通紅，好像屋子已經着了火一樣。這時候，人人多躲到角落裏去，嚇得不敢作聲，梯兒、梯兒和蜜梯兒也怕得哭泣起來，連忙把頭匿在好仙人的大衣裏。

她說道：「別怕罷。這只是火，他也來湊熱鬧要子的。他人很好，只是最好別碰他，因為他的脾氣很暴躁。」

孩子們從仙人那件大衣的金鑲花邊處偷瞧，才看見一個紅色的高個兒望着他們，笑他們膽小。他混身穿着鮮紅的緊身，飾着燦爛的小金物，肩上披着紅絲巾，他用長手揮動時，就活像熊熊的



火焰；捲髮直豎在頭上，他手舞腳踏地在房裏亂跳，好像是一個瘋子。

梯兒梯兒雖然安心了一點，還是不敢伸出頭來。仙人白里倫就想出一個好法子；她用小杖在水管那兒一指；立刻就出現一個小姑娘，哭泣得淚泉好像噴水池那樣直流。她是水母。她生得很漂亮，但又面帶愁容；她的歌聲極好，就好像泉水的款款聲。她的長髮，直垂到脚跟，原來是海草做的。她起先猶疑不決，四處張望着；後來看見火仍在那兒狂舞着，她就勃然大怒，往他身邊一衝，澆得他滿身滿臉濕淋淋的。火也大怒起來，噴了一陣煙。但他知道自己又遇着了老對頭，還是躲在角落裏去的好，水也住了手；所以那地方似



乎再現了和平。

兩個孩子也不十分怕了，正問仙人還有什麼怪事，就聽見一聲磁器的破響，回頭往桌子那面看看。多怪呀！原來牛奶瓶跌在地上，成了粉碎，從那碎片裏爬起來一個漂亮的女人，輕輕驚叫了一聲，拍拍自己的雙手，抬起頭來東張西望的看。

梯兒立刻就去安慰她，因為他知道她是牛奶；他很愛她，所以就吻了她一下。她像一個擠牛奶的姑娘那樣又乾淨又漂亮；從她那件乳酪衣下，時時還送來一陣乾草的香味。

這時候，蜜梯兒正看着糖塊，似乎也活起來了。糖塊包在藍紙包裹，放在幹門那個架子上，左右地動來動去，都沒有什麼結果。直



到後來，才有一隻細長的手伸出來，其次伸出一頭尖頭，把紙包穿破了，以後伸出來的另一隻手和一雙腿，似乎長得沒有個盡頭……啊，你要看看糖的樣兒才有趣呢：那樣兒，活要笑死人，孩子們都忍不住對他大笑起來！但他們也很願以禮儀待他，因為他們聽仙人這樣介紹：

「梯兒梯兒，這是糖的靈魂。他袋袋全裝着糖，他的手指，也全是糖棒。」

有一個糖做的朋友，高興時就在他身上挖點下來吃吃，真夠多麼奇怪呀！

「汪，汪，汪……早上好呀！早上好呀，我的小上帝呀……到頭



來，我們也能說話了！……光叫光搖尾巴你又不大懂！……我愛你！我愛你啊！

這走起路來總撞着別人的傢伙，歡鬧得一屋都是他的聲音的怪傢伙，到底是甚麼人呀？我們一看，立刻就知道了。原來是太羅儘力想了解人類的好狗兒，伴孩子們到森林裏去的馴犬，守門的忠心衛士，忠誠大度的好朋友！他用兩隻後腳走過來，仿佛兩隻腳生短了一些，另外兩隻腳在空中揮來揮去，那姿勢活像一個笨漢。他一點也沒有變：仍穿着那件光滑的芥子色大衣，生着一個猛犬式的頭。戴着一隻口罩，所不同的，只是他比從前大了一些，而且現在會說話了。他說話說得很快，似乎他想爲同類報復這種沉默數



百年的仇恨，他什麼都談，現在他總算能爲自己解釋分辯了；他吻着兩個小主人，一面叫他們作「他的小上帝」，那樣子真十分好看。他時而坐起來，時而又在房裏亂跳，碰碰桌椅，又用軟腳爪同蜜蜂兒玩鬧一回，時而捲捲舌頭，搖搖尾巴，氣吁吁的似乎要出去打獵的樣子。我們立刻就可以看出他的直爽。他深信自己的重要，以爲獨有他是新世界上一切物中不能少的東西。

後來直到同兩個孩子鬧夠了，又在同伴間踱來踱去，一一送以關切的目光。他的快活得了自由，簡直樂意得忘其所以；他既然是最可愛的生物，當然就有最大的幸福，不幸他如果變成人類，他小狗那點美德就失去了。他會妬妒了！他真是十分善妒，只要看見



輪到貓兒特勒梯也活了過來，同他一樣地被孩子們愛撫，親吻，他就覺得說不出的難過！啊，他多恨這隻貓呀！看見他在身邊，看見他也夾在這親熱的家庭裏，那種難過，真是天罰的犧牲。但因為他的，小上帝們歡喜這樣，他總算忍受下去了；而且避得遠遠的去。但是，又因為她，他良心上確實又犯了許多罪！有一天晚間，他不是偷偷地爬進白林葛老太家的廚房裏，想把她那隻老貓勒死，把那隻與他素無仇恨的老貓勒死嗎？他不是在那對面那家廳上，把一隻波斯貓的背部咬爛過嗎？他不是有意到城裏去，為發洩一時的私怨，想把所有的貓一齊弄死的嗎？而今特勒梯也像他自己一樣會說話了！特勒梯在這未來的世界裏，同他的地位會一樣了！



他只苦苦地想着：「這世間是沒有公理的！真是沒有公理」

的！
去。

這時候，貓兒正洗了臉，添過他的腳爪，這才伸到小姑娘面前。她的確是隻很好看的貓，如果我的朋友太羅不把她看得那樣壞，我們定會多多看她幾眼。看她那雙綠玉裏鑲黃玉似的眼睛，真得不叫人心動？撫着她那黑絨似的身體，真得不叫人歡喜？你怎能不愛她那副莊重新斯文高貴的容貌呀？

她溫柔地笑着，很客氣地對蜜梯兒說道：

「小姐，早上好呀！……你姥今朝多漂亮啊！」



樵夫的草屋

三二一

孩子們就愛撫着她。

太羅站在角落裏，看着貓兒的一舉一動：

他暗自說道：『她也用後腿像人一樣的站起來了。看那尖耳朵，長尾巴，墨黑的衣裳，真是個魔鬼形！』說着，他不禁咬牙切齒的更恨了。他又繼續想道：『她又像鄉下掃烟囪的，那東西我真是恨入骨髓，不管我的小上帝們怎麼說，我總不把他當真人看的……』他又嘆了口氣說下去：『幸好我比他們知道許多事情！』

但是突然間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猛撲在貓身上，大笑着，好像仇人相見的怒吼：

『我要駭特勒梯一下子哩！汪，汪，汪！』



但貓兒還在作動物的時候，就覺得自己很尊貴，自己生來是富貴命。她想自己與狗分個你高我下的時候到了，在她眼光裏，狗兒生來就是個壞蛋；所以她露出輕蔑的樣子，退後了一步，只說：

「先生，我不認識你。」

太羅聽見這無禮之極的話，又猛跳了一下，貓聳起全身的毛，撇起小紅鼻下的鬚鬚（因為她覺得這兩叢白鬚在黑毛上更顯得美上加美，自己非常驕傲；又弓起背，豎起尾巴，怒叫着『弗弗！』氣勢凶凶的站在大櫃上，就像中國瓶蓋上的龍一樣。

梯兒梯兒大笑起來；但如果這時候出了事，這場廝鬪是決不會好好收場的。晚間十一點，冬夜已是午夜的時候，突然有一道極



強的陽光射進草屋裏來，又燦爛，又光亮。

孩子也不知如何才好，只說道：「唏囉，出太陽了！爹爹看見會怎麼說呀？」

但梯兒梯兒並沒有等到仙人來糾正他，自己也就明白了；他滿心驚訝，便跪在照得他不能睜眼的陽光之前。

窗口一道太陽圓光中心，站着一個極美麗的女郎，好像混身都穿着金衣。發光的紗蒙了她的身體，又遮不了她的美麗；她一雙素手，伸出來給人什麼東西那種恣態的手，簡直是透明的；一雙亮眼，看撫着週圍的人們。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這是皇后吧！」



蜜梯兒跪在她哥哥旁邊說道：「是仙國公主啊！」

仙人却說道：「不是的，孩子們。這是光！」

光笑着走到兩個孩子面前來。她，天堂之光，大地之力與美的她，對於極小的使命，也是很樂意的；她從沒有什麼偏心，在大空中，平等地慈愛一切，現在，暫時把本身縮成極小的人形，好來領導孩子們到世間去，教他們認清那另一種光，我們從來看不見而時時用牠來觀看一切的智之光。

各種東西和動物們都叫道：「是光啊！」因為他們多愛她，就歡呼着在她身邊跳舞。

梯兒梯兒和蜜梯兒也快活極了。他倆從來沒見過這樣熱鬧



有趣的集會；因之比別人還歡呼的響。

這當兒，又有事出來了。突然間牆上砰砰響了三聲，響得來牆也會振倒似的！那是梯兒爹，被鬧聲驚醒，來罵他們，不許他們再鬧下去了。

仙人連忙對梯兒梯兒叫道：『把那顆鑽石轉過來吧！』

我們的小英雄立刻照着做，但是他沒有弄慣，一面聽得爹爹要來，早嚇得手忙腳亂。簡直笨得幾乎弄糟糕了。

仙人叫道：『別那麼慌！別那麼慌！啊，小乖乖，你轉得太慌了：牠們要來不及恢復原狀的，那時我們更得麻煩了！』

立刻大亂了一番。草屋的牆壁就失了光彩。大家都忙得東跑



西跑，恢復自己原來的狀態；火找不着他的烟囪；水跑着到處找水管；糖站在碎破的紙包那兒哭泣；最大那塊麵包也爬不進盆子了，因為那些小的亂跳亂蹿，早擠滿了一盆。狗兒哩，身體比先前大了，爬不進洞裏去；貓也跳不進自己的窩。只有時間向來是跑得快的，早不慌不忙的躲到鐘裏去了。

光站在那兒不動，看見別的人全圍住仙人哭叫，想自己做個模範，教牠們也安靜些，可是沒有效果。

牠們都問道：「會出什麼事？危險嗎？」

仙人說道：「好的，我只有把真話告訴你們了：同這兩個孩子一起的，旅途終了的時候，大家都要一齊死。」



牠們全都大哭起來，只有狗兒覺得再作人類高興得很，而且自己的地位也只比光低一籌，所以當然替牠的小主人當先鋒。

這時候，又有一敲壁聲，而且比起先的更可怕。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又是爹爹啊！這回他一定起來了；我聽見他在走哩……」

仙人說道：「你們看吧，現在你們已經無法可想了，太晚了；你們只得都同我們去……但是你，火呀，你千萬別碰什麼人；狗兒，你千萬別咬貓兒；水，你別到處亂跑；糖，你別哭了吧，否則你會一齊溶了。麵包拿裝青鳥的籠子；你們都到我那兒來，我替你們穿戴……我們走這兒吧！」



她一面說，一面用小杖向窗戶一指，窗戶便慢慢低下來，變了一扇門。他們就一個個輕輕地走出去，其後，窗戶又恢復了原狀。所以聖誕節夜，在月光之下，鐘聲悠悠的傳來，宣佈了耶穌的誕生，那時候，梯兒 梯兒和蜜梯兒就動身去找尋幸福播送者的青鳥了。



第二章 仙境

仙人白里命的宮殿在一座很高的山頂上，到月宮去的路旁。離月亮很近，所以在夏天晚間，天氣清朗的時候，站在宮殿的露台上，月裏的山村湖海，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仙人就在這兒研究星宿，觀察星宿的秘密，因為地球上已經早沒有什麼值得她研究的了。

她常對她的朋友，山上的巨人說：「那老星球已經沒趣味了！那上邊的人還是不會睜眼！可憐的，我真可憐他們！我有時也到下界去，完全是出於慈悲之心，想去救一些小孩子脫出那苦難之



境。」

她所以在聖誕節夜來敲梯兒爹的草屋門，由此就可明白了。現在再來說我們的旅行者們罷。他們還沒走上大路，仙人就想到他們不能這樣子在村上走，因為村上仍是四處宴會，四處很光亮。她的本事高強，想到什麼，當然就能做什麼的。她在梯兒梯兒頭上這麼一拍，想用一種魔力把他們帶進仙宮去。立時來了一朵雲，圍着一席人，駕送了上天去。衆人驚覺時，早在仙宮那兒了。

她說道：「跟我來，」便領着他們走過許多金屋銀路。

後來到了一間大屋，四壁都裝着鏡子，另外還有一間很大的更衣室，門縫裏射出一線亮光來。仙人白里侖拿出一把鑽石鑰匙



來，開了更衣室的門。人人嘴裏都驚異地叫了起來。華麗的衣裳一件又一件地堆在那兒：有鑲着寶石的外衣，各種各國的衣服，還有真珠鏈、寶石圈、紅玉鐲……兩個孩子從來沒看見這樣華麗的東西！至於糖咯水咯，更覺得驚奇了；你只想想他們原來是第一次見世面，這些東西本就奇麗，他們覺得驚奇，當然不足怪了。

仙人幫他們選擇衣裳。火、糖同貓各有主見。火向來是愛紅色的，便選了一件鮮紅的衣服，佩着金色的帶子。頭上因為熱，不戴什麼帽子。糖是除了白色和淡青不要的，顏色太艷的衣服同他的性情不合。他揀了一二件白色和淡青的衣褲，頭上戴一頂尖頂子，好像蠟燭頭一樣，看着真叫人笑煞；但是他自己不知道，好像自己美



得了不得似的，在鏡兒裏看了又看，自嘆自愛。

貓兒向來以尊貴的淑士自居，慣穿黑色衣服，以爲黑色在任
何時候都比較好，尤其在現在，旅行既不帶行李，更以黑色爲宜。所
以她就穿了件黑緊衣，繡着黑邊，肩上披着一件長長的斗篷，乾淨
的小頭上，戴着一頂舞士帽，上邊掛着長羽。其次她還要一雙軟羊
皮鞋，穿着紀念她的顯祖「着鞋貓」前腳還戴一雙羊皮手套，防
路上的灰塵。

這樣穿好，在鏡前看了一會兒，自己很滿意。然後想到了甚麼
了不得的事似的，小紅鼻頭戰慄着，眼睛呆望住人，連忙邀了糖和
火同她去一轉。他三人便走出去，別的依然穿着衣服。且讓我們跟



仙 境

他們去一轉，因為我們十分歡喜，我們總得去聽聽。有什麼關係的事，我們總得去聽聽。

他們三人經過了幾間華麗的大屋，好像是掛在天空中的露台，然後在一間大廳裏住了腳；貓立刻就用一種嘎聲說話了。

她說道：「我邀你們兩位來，談談我們現在的地位。我們應當趕快想法自由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就有一陣怒吼聲把話頭打斷了：

「汪，汪，汪！」

貓又叫道：「喏！痴狗又來了！他又把我們嗅着了！我們真是一刻兒都不得安靜。我們躲在欄杆後面吧。最好他沒有聽見我對你



們說的話。」

站在門口的糖說：「來不及了。」

太羅早走了過來，跳着吠着，又搖着尾，十分得意的樣子。

貓看見他便輕蔑地把頭轉開去：

「他穿上馬車夫的衣裳了……正合身！他天生就是一個賤種？」

她說過這一席話，又「弗弗！」地叫了一陣，擡起鬚鬚，在糖與火之間，神氣十足地站着。好狗兒沒看見她這怪樣，他穿着這樣好的衣服，早高興得忘其所以，只顧跳了又跳。看看他穿着那件飄來飄去的絨外衣。還有那短壯的尾巴，也確實



仙 境

好笑。因為我無須告訴你，太羅既是魯斯，大尾巴自然像
小狗一樣短小。

可憐的傢伙，他真妒忌他那些狗兄弟們的尾巴，他們從那
一點說話也會說些。但生理上的差異，命運的乖戾，反能使我們內
心得到好處。所以太羅既不能表現自己，只在沉默中得到好處；他
的感情極盛的容貌到變得好像很會說話了。

今天他那雙烏黑的大眼發着愉快的光輝；他突然變成一個
人了！他混身穿着華麗的衣服；正準備同小上帝們到世間做一番
大事！

他說道：「啫！啫！不好看嗎……看這個花邊……一點兒不錯



是真金的啊！」

他沒有看見別人全在笑他，因為，老實說，他的樣子的確太滑稽了；但他既是簡單的動物，當然也就沒有詼諧的觀念。他覺得一身黃毛很足以自驕，所以也不穿背心，讓人一看就知道他是那兒生的。同一道理，他還在硬領上寫下了自己的住址。一件大紅的絨外衣，鑲着很寬的金邊，直垂在膝下；衣上有兩個大袋袋，照他想，隨時可以裝些糧食在裏面；太羅是極好吃的。左耳邊戴着一頂小圓帽兒，帽上還插着一隻駝鳥羽，用寬緊帶繫在頭上，歪戴在一邊，恰好把方頭分作兩半。另一隻耳朵還剩在外頭，緊緊地貼在頭上，活像一個紙折摺的袋子，這隻耳朵便是聽覺的靈敏，極活動。



仙 境

他的後腳還穿一雙白筒子的皮鞋，這鞋在以前是有用處，再怎麼也不願戴手套。太羅的感情極易變動，每天如此，已經成了常態；他既已經比從前榮顯了許多，他仍做許多失身分的舉動。這時候，他本來躺在大廳的石梯上，抓抓地，嗅嗅牆，突然又跳了一下，大聲哀鳴，淒咽起來！他的下嘴唇也抖着，似乎就要大哭一場。

貓斜着眼睛看看他，問道：「這痴子又怎麼了？」

但她立刻就明白了。原來遠遠地有歌聲傳來；太羅是聽不得音樂的。歌音漸漸近來，一個姑娘的清音充滿了高大圓拱門，水出現了。停停玉立地，全身像真珠一樣白亮，她一步步走來，飄飄欲仙，簡直不像尋常的步態。她的動作那樣柔軟，那樣莊嚴，別人簡直疑



是作夢，不是親眼看見。一件美麗的銀服在她週身飛舞；捲髮在膝前飄動。

火才看見她，便露出壞蛋的本色，冷笑道：

「她沒有帶洋傘來呀！」

但是水向來很聰明，並且知道自己比他強，看看他的紅鼻頭，也嘲笑道：

「你能原諒吧？……我想您是說我那天看見的大紅鼻頭罷！……」

別人就一齊大笑起來，嘲弄火，他的臉總像一塊紅炭一樣通紅。他立時大怒，狂跳一陣，預備後日再來……這時候，緒却很小心



仙境

地走到水面前，對她的衣服，誇讚了好半天。我不必告訴你們，她當然不是出自真心；只爲拉連許多朋友，將來好贊同她的意見，實現她的計劃罷了。她看不見麵包，焦急非凡，因爲她想在集會以前把話一齊商量好。

她所以說了又說：「他到底在幹什麼呀？」

狗說道：「他揀衣服，簡直揀不好了。最後，他算是決意穿了件土耳其外衣，頭上包塊頭巾，手裏還拿把彎刀。」

話未說完，就來了一位胖得不成形的傢伙，混身穿着花花綠綠的衣服，走來塞在大廳的小門口。原來是麵包的肚皮，擠在門外不得進來了。他時時都鼓着自己的肚皮，也不知爲了什麼；因爲他



不十分聰明，並且，他還不習慣在人的住屋裏走動。到後來，看來是止有站在門外了；但他努力側着身子擠，勉強擠進門來。

這當然不是十分出風頭的事，可是他到快活極了。

他說道：「我來了！我來了！我穿了藍鬍子最好的衣裳……你們覺得怎麼呀？」

狗兒就在他身邊跳來跳去：因為照他想，麵包真神氣極了！那件黃絨大衣，繡着半月形的銀點，使太羅想起他最愛吃的馬蹄形麵包；並且，麵包頭上的大包頭叉的確像仙餅！

他叫道：「他多麼漂亮呀！多麼漂亮呀！」

牛奶就跟在麵包後面進來，她彷彿很害羞的樣子。她的心地



仙 境

很簡單，所以仙人叫她穿的華服，她都不穿，仍穿著她那乳白色的衣服。她的確是一個謙恭的好模範。

麵包正開口談論梯兒梯兒，光和蜜梯兒的衣服，貓就打斷了他的話頭。

她說：「等回兒再談他們吧，別嚕噓了，聽我說，時間不多了；我們將來的生死關頭就在這刻兒……」

牠們都彷彿昏了，呆望着她。大家都知道這是緊要關頭，但人類的言語對於牠們，仍有不少的神秘性，牠們不十分了解。糖伸縮着指頭，表示痛苦的样子；麵包拍着肚皮；水躺在地上，似乎遭受了極大的失望；牛奶眼看着麵包怎麼，因為她同他是多年的老友了。



貓忍不住了，接着

說道：

「仙人剛才說過：

旅行終了，同時就是我們的死期。所以，我們應當盡力使旅行的時間延長……」

麵包深怕被人一

口口吃了，再也不成個人形，所以立刻就表示

仙境



第二圖 牠們都彷彿昏了，呆着望她，大家都知道這是緊要關頭。



贊同；但狗兒站得較遠，裝做沒聽見，從裏心怒叫起來。他很知道貓的用意，所以貓才說道：「我們盡力使旅行的時間延長，一面再設法使他們找不着青鳥，不論怎樣，都是值得的，就是於兩個孩子的生命有危險，也很值得。」狗是向來有良心的，立刻就跳到貓身邊去咬她。糖、麵包、火都跳過來分解他們。

「哩。」
麵包很神氣地說道：「秩序呀！守秩序呀！我是這會的主席。」

火怒道：「誰要你做主席的？」

水說道：「誰要你來搗亂？」立刻就用潮濕的頭髮撲火。

糖混身都戰慄着，用講和的口氣說道：「原諒我，請原諒我來。」



說一句話……這是一個緊要關頭……讓我們好好兒商量吧。」
麵包說道：「我絕端贊成貓和糖的意見。」好像這樣就可以把事情決定似的。

狗吠着，咬牙切齒地說道：「這才可笑哩！還有人類啊……我們應當服從他，照他說的去做……我只知道他……擁護人類啊……人類萬歲……爲人類而生，爲人類而死……人類是一切……」

但貓又大叫起來，壓倒了別人的聲音。她十分妒恨人類，所以她想既能暫充人類，就利用這短時期，爲全種復一次仇。

她叫道：「我們全體都在這兒，不管是動物，是用具，是原子，都



仙 境

有一個人類所不知道的靈魂。我們能夠獨立生存，也就因為這點；如果他找着青鳥，他就會知道一切，看見一切，我們就只有完全聽他支配了……記好我們自由在世間生活的日子啊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她的臉色突然變了，聲音也低了許多，悄悄地說道：「看啊！我聽是仙人和光來了。我不必告訴你們，光是站在人類一邊，表示擁護人類的，她是我們的大仇人……要當心些呀！」

但是我們的朋友們都不善狡詐，而且覺得自己做錯了事，看見仙人來到門口，都露出一付不安的神氣，仙人叫道：

「你們在這角落裏幹什麼？……你們真像一羣叛徒！」

他們都怕極了，以為仙人早猜透了他們的惡意，大家連忙在



仙人面前跪了下來。幸好仙人簡直沒有想到他們轉些什麼念頭。她來此預備告訴兩個孩子，旅程的第一部如何，並且通知其他的，各人應做些些什麼事。梯兒、梯兒和蜜梯兒手攬着手站在她面前，穿着好衣服，樣子似乎有些兒驚惶失措。互相呆看着，暗地裏誇讚。

那小姑娘穿着一件紅邊金花的黃絲服。頭上戴一頂可愛的黃絨帽；袖口鑲着漿過的白紗花邊。梯兒、梯兒穿着一件紅短衣，一件藍短袴，都是絨作的；頭上當然戴着那頂怪小帽兒。

仙人對他們說道：

「青鳥或者在記憶之鄉，你祖父祖母那兒；所以你先到那兒去罷。」

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他們已經死了，我們怎麼看得見他們哩？」
好仙人就解釋，據說凡是兒孫沒有忘掉他們的祖父母，祖父母是不會真死的。

她接着說道：「人們都不知道這個秘密。但是，梯兒梯兒呀，你只要想想鑽石，就能看見我們記得的那些死人，正像沒有死一樣愉快地生活着哩。」

孩子轉問光，光這時正站在門口，把廳上照得通亮，孩子對她說：「你同我們去嗎？」

仙人說道：「她不能去。光不應當顧慮過去的事。她的全部力量應當致力於將來！」



第三圖 麵包聽說自己這樣重要，覺得十分高興，就解開他的外衣，拿出彎刀來，在肚皮上割了兩塊。



兩個孩子正上了旅途，才覺得肚子很餓了，仙人立刻就叫麵包給些東西他們吃；那胖傢伙聽說自己這樣重要，覺得十分高興，就解開他的外衣，拿出彎刀來，在肚皮上割了兩塊。孩子們忍不住笑了起來。太羅也忘了憂愁，要求給他一點麵包；這時候，大家都歡呼着，一路平安的話。糖也很肥實，想討大家的歡喜，折了兩個指姆，遞給兩個又驚又喜的孩子。

大家走到門前，仙人白里侖就攔住了他們。

她說道：「今天你們還不能去。兩個孩子非獨自去不可。同他們去，反而不好；他們今晚是到從前的家裏去玩的，來，去，去，再會了，親愛的孩子，記好早些回來：這是最要緊的啊！」



第四圖 糖也想討大家的歡喜，折下兩個指
姆，遞給又驚又喜的孩子們。

兩個孩子手挽了手，拿着大烏籠，走出了大殿。其他的衆人，聽仙人的指揮，一齊排列在她面前，預備回仙宮去。只有我們的朋友太羅，不會報名。原來他聽見仙人說兩個孩子獨自去那時候，他就決心跟他們去，看護他們，不管發生什麼意外；所以別人正在道別的時候，他就躲在門背後去。但這可憐的傢伙，終逃不脫仙人白里侖那雙銳眼。

她叫道：「太羅！太羅！到這兒來！」

可憐的狗兒歷來是聽話的，只是也不敢違逆仙人的話，連忙走過來，尾巴夾在腿裏，同別人排好隊。他看見他的小主人下了金梯，竟失望得哀叫起來。





第三章 記憶之鄉

仙人白里侖對孩子們說過，記憶之鄉並不遠；不過，要到那兒，總得先經過一個森林，那裏面老樹密結，又高又大，簡直連樹尖都望不見。並且常常下霧；如果仙人預先沒有對他們說過：「只有一條路，一直走就行了。」他們一定會迷路的。

地上全生着一樣的花，都是雪白的如意花兒，非常好看；但是從來見不着天日，所以沒有香味。

孩子們本來覺得很寂寞，這些小花兒到安慰了他們。四週一些聲音都沒有，靜得怪怕人的；他們感覺到一種從來沒有經驗過



的懼怕，身上也有些戰慄。

蜜梯兒說道：「讓我們給奶奶採一束花去吧。」

梯兒梯兒叫道：「對呀！她一定會歡喜的！」

所以一路走着，就採集了一個美麗的白花束。兩個可愛的小東西不知道他們每採一朵如意花（就是「一個思想」）就離祖父母近一些；不多時，他們就看見一棵大橡樹上，掛着一塊招牌。那孩子得意地叫道：「我們到了！」就連忙爬上樹根，看那招牌上寫道：

「記憶之鄉」

他們到了目的地了；但四面看看，又什麼都看不見。



蜜梯兒埋怨道：「我什麼也看不見呀！我冷哩！還疲倦的不得了！……我不願再走了！」

梯兒梯兒一心要到記憶之鄉，因此發起脾氣來：

他說道：「來呀，別像水那樣只顧哭吧！……你真不害燥啊！
看呀！看呀！霧散了！」

真的，前面的霧慢慢散開，正像紗幕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拉開；大樹不見了，一切都不見了，只看見一所美麗的小草屋，滿爬着蔓藤，外面是一所花園，滿園都是花木，樹上都結着菓子。

孩子們才看見花園裏那隻牡牛，門口的狗兒，柳條籠裏的黑鳥兒，什麼都彷彿微睡在恬靜的氣霧裏，就知道是自己家裏了。

梯兒梯兒和蜜梯

兒都驚訝得站住不動了。這就是記憶之鄉嗎？天氣多好啊！在這兒多舒服呀！他們立刻就決定以後常常回來，現在他們認識路了。但是，最後一層霧散開，他們看見祖父母就坐在面前一張凳子上打瞌睡，快



第五圖 一切都見了，只看見一所美麗的小草屋。



活又是怎麼的不同呀。他倆拍着手，歡呼起來：

「這是爺爺！這是奶奶！……就在那兒！就在那兒呀！」

但他們又被這場奇遇驚駭昏了，站在樹後不敢動；看着老祖父老祖母，慢慢醒來，睜開了眼睛。這時，就聽見祖母的戰慄的聲音說道：

「我總覺得我們那活着的孫兒們今天會來看我們。」

祖父就答道：

「他們一定在想我們，因為我覺得很奇怪，並且腿上老是有針刺着似的。」

祖母說道：「我想他們一定已經快到了，因為我已經流了歡



喜的淚，並且……」

祖母還沒有把話說完，孩子們已經倒在她懷裏了！……多快活啊！多狂的接吻，多熱的擁抱啊！那種幸福，也非紙筆能形容的了。笑了又說，說了又笑，大家只顧拿愉快的眼光你看我，我看你；像這樣的遇會，真是出乎意外的可貴。他們親熱了半晌，立刻就開始談話了。

祖母說道：「梯兒梯兒呀，你長的多高多結實了啊！」

祖父又叫道：

「還有蜜梯兒哩！你看看她！多好看的頭髮，多好看的眼睛！兩個孩子就跳着，拍着手，你抱住我，我抱住你的鬧。」

好久之後，才靜了點兒；蜜梯兒貼着祖父的面頰，梯兒坐



在祖母的膝上，又開始談起家務事來。

祖母問道：「爹爹媽媽怎麼呀？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好得很，奶奶，我們出來時，他們正在睡覺哩。」
祖母又重新吻了他們幾次，然後說道：

「我說，他們多漂亮，多好，多乾淨呀！你們爲什麼不常常來看我們呢？你們已經把我們忘了好幾個月了，我們什麼人也看不見……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奶奶，我們不能來呀，今天只因爲仙人……」
祖母說道：「我們一向就住在這兒，等待世上有什麼人來看我們。你們只在祭祖那天在這兒，以後就沒來過了……」

「祭祖那天？我們那天都沒出去，因為我們兩個都着了涼哩！」

「但是你們想到我們的！只要想我們，我們就醒轉來看見你們了。」

梯兒梯兒記起仙人的話。起先他還不大相信；但是這時候，頭睡在別離了許久的祖母的心口上，他有些了解了，並且覺得他的祖父母根本沒有離開過他。他就問道：

「那麼你們沒有真死嗎……？」

兩老都大笑起來。原來他們換了一種生活，別了世界，來過一種更美麗更好的生活，早已把那個「死」字忘記了。





祖父問道：「「死」那個字是什麼意思呀？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哎，就是說一個人不再活在世上呀！」

祖父同祖母只聳了聳肩頭。

他倆一齊說道：「「活」着的人，說到別人，真夠多麼的蠢呀！」

隨後又談過去的事，大家都很快樂。

凡是年老的人多歡喜談從前的事。他們是沒有所謂將來的；所以只顧念及過去和現在。但是我們也像梯兒梯兒一樣急了；不願再聽他們的談話，只想就看見我們的小朋友幹些什麼。

他從祖母膝頭上跳下來，什沒角落裏多尋到了，看見許多他記得的東西，感到十分歡喜。



「喏，黑鳥兒還在這裏……他還唱歌嗎？」

她才說着這話，黑鳥兒便醒轉來，大聲唱着歌。

祖母說道：「你看，只要你想到他，就……」

梯兒梯兒却看得出神了。

他叫道：「但他是青的呀！怎麼，這就是那隻雀兒，那隻青鳥了！……他真青，青得活像青玻璃做的一樣？……能給我嗎？」

祖父母立刻便答應了；梯兒梯兒說不盡歡喜，連忙到樹旁邊把放在那兒的鳥籠取來。他很小心地把雀兒捉出來，放進他的籠裏去，鳥兒早就在新居裏跳躍起來。

那孩子得到了勝利品，歡喜地說道：「仙人會怎麼歡喜啊！光



也會怎麼歡喜啊！」

祖父母說道：「來吧，來看看牡牛和蜜蜂吧。」

兩老就動步走到花園裏去，孩子們突然問起已死的弟弟妹妹，是否也在這兒。正這樣問着，就有七個孩子剛睡醒的孩子，好像痴子一般流着淚，走到花園裏來。梯兒梯兒和蜜梯兒跑上去迎接他們。他們說着鬧着，一面跳，一面歡呼，走了過來。

祖母說道：「他們來了，他們來了！只要你說到他們，他們就來了，小鬼頭！」

梯兒梯兒抓住小的那個的頭髮：

「喂，皮羅！我們再像從前那樣，來打一架吧！……還有羅白特



呀……吉恩，我說你的頭頂怎麼弄了呀？……麥特林，皮里特和寶林……雷克特也在這兒呀！……」

蜜梯兒笑道：

「雷克特還在四脚四手的爬哩！」

梯兒才看見一隻小狗在他們身邊亂叫：

「幾幾也在這兒，他的尾巴兒，還是我用寶林的剪刀剪了的……他還沒變樣哩。」

祖父口氣很莊重地說道：「當然沒有，這兒什麼也不變的！」
正樂得起勁，老人們突然呆站住不動了；原來他們聽見屋裏的鐘輕輕敲了八下！



他們問道：「這是怎麼的？現在這兒是不打鐘的呀……」

祖母說道：「那是因為我們沒想到時間。這刻兒誰想時間的嗎？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是的，我正想着哩。就八點了嗎……那末我得走了，因為我答應了光，在九點鐘以前回去……」

他就要去拿鳥籠，但別的人太樂了，不願放他走。這樣就分別，未免太掃興了啊！祖母有個好法子：原來她知道梯兒梯兒是個貪吃的。又正是晚餐的時間，幸好又有些很好的菜湯和梅糕。

我們的英雄便說道：「唔，青鳥我是找到了……你們又難得有一次菜湯那末……」



大家就忙着搬出一張桌子來，鋪好一塊雪白的桌布，每坐前放好一隻盤子；祖母這才把熱氣騰騰的湯搬出來。點好了燈，老小坐下來就餐，推推嚷嚷，打打笑笑，的鬧着耍子。這後就什麼聲音也沒有了，只聽見木勺敲得湯盤響的聲音。

梯兒梯兒狼吞虎嚥地吃着，一面說道：「真好吃啊，真好吃呀！我還要！還要！還要！」

祖父說道：「來來，靜些吧，你還是那樣會吵；又得把盤子跌碎了……」



第六圖 老少坐下了，就餐。



梯兒梯兒不聽，站在凳子上，把湯硬拉到自己面前，倒反了過來；熱湯就流了一桌，人人的衣服上也有湯了。孩子們叫了起來。祖母呆了；祖父大怒。就用一個匣子打了梯兒梯兒幾耳光。

梯兒梯兒反抗了一會兒；然後手捧着面頰，很快活地叫道：

「爺爺，真好，真快活呀！正像你生前像我一樣……我非吻你一下不可……」

人人都笑了起來。

祖父怒道：「你歡喜，還可以再來幾下！」

但他也感動了，眼角上也流出了一顆淚珠兒。

梯兒梯兒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好天爺！已經八點半了……蜜梯



兒，我們只有夠走回去的時間了！

祖母留他們再玩一回兒，無論如何也留不住。

梯兒梯兒很嚴正地說道：「不能，我們決不能再玩了，我答應了光的呀！」

他就忙着拿起寶貴的鳥籠。

「再會了，爺爺……再會了，奶奶……再會了，弟弟妹妹們，羅白特，寶林，麥特林，雷克特，還有你，幾幾呀，也再會了……我們不能再久留了……奶奶，別哭吧；我們會常常回來的！」

可憐的老祖父也感動極了，怨道：

「天啊，「活」着的人成天忙忙碌碌，真是何苦來！」



梯兒梯兒又安慰他，答應以後常常回來。

祖母說道：「每天都回來吧！我們就只求這一點；你們想到來看我們一次，我們真就太幸福了！」

弟妹們都歡呼着：「再會了！再會了！早些回來給我們帶些麥糖來呀！」

大家又吻了一陣；都揮着手巾，叫了最後一聲再會的話。人影漸漸消去；小聲音也聽不見了；兩個孩子又被霧包了；森林又用黑衣遮蔽了他們。

蜜梯兒說道：「哥哥！我害怕極了！你的手給我，我害怕極了！」
梯兒梯兒雖也戰慄了，但他應該安慰他的妹妹，他說道：



『咳！想想看，我們把青鳥帶回去哩！』

他正說着話，黑暗中透來了一線光；那孩子便立刻往那邊走去。他緊緊地把鳥籠拿在手裏；他作的第一樁事，便是對鳥兒看看……不看猶可，這一看可失望到了萬分！原來記憶之鄉的美麗的青鳥變成黑的了啊！他很知道這便是常在柳條籠裏唱歌那隻黑鳥，從前老是掛在門口的！到底是怎麼的呀！多痛苦！生命對他多麼的殘酷啊！

他從動身以來，滿心只是歡喜和熱忱，決沒有想到過有什麼危險，有什麼困難。很自信，勇敢地，就出發，以為一定要找到美麗的青鳥，使仙人的女兒幸福起來。但是，現在却一切的希望都完了！我



們的英雄，這才第一次感到未來的磨折！哎，難道他所要的事是不可能的嗎？仙人是同他開玩笑嗎？他真能找到青鳥嗎？勇氣似乎漸漸在消失了……

真是禍不單行，他又找不着來時走那條直路了。原來地上一朶白如意花多沒有；他只有哭了。

幸好我們的小朋友被磨折的時間不久。仙人早答應了光是能時時看護着他們的。第一場磨折算過了；正像先前到兩老的草屋前一樣，迷霧突然又散開了。不同的只不是一幅安靜的景像，而出現了一所大廟，其中金光四射。

光站在門口，穿着鑽石色的衣服，非常美麗。梯兒梯兒把第一



次失敗的事告訴她，她只微笑了一下。她知道這兩個小傢伙找到的是什麼東西；她知道一切。因為，人們雖然誰也不十分了解她，從她了解一切真理的究竟，而她仍是博愛一切衆生的。

她這才想到感謝仙人給孩子的鑽石，試來征服一個人類的靈魂。她對孩子們說道：

『別難過。你們看過了祖父祖母，還不快活嗎？一天有這樣的快活，還不滿足嗎？你使這黑鳥又活了轉來，不覺得歡喜嗎？聽他唱歌呀！』

原來老黑鳥正用勁唱着歌，在大籠中跳着，一雙小黃眼兒露出十分快樂的神氣。



「親愛的孩子們，你們在找尋青鳥，也別忘了愛牠，這路上偶然找來的黑鳥兒。」

她很莊嚴地點了點頭；她明明是知道青鳥的所在的，但生命向來充滿了美麗的神秘，我們只能敬仰牠們，否則就會破壞這一切；所以，如果光對孩子們說明青鳥在那兒，他們就會永遠找不着他了！這到底爲什麼，我在故事快說完的當兒再告訴你們。

現在且讓我們的小朋友在光的看護下，安睡在美麗的白雲上罷。



第四章 夜宮

後來，孩子們在天快亮的當兒會見其他的朋友們，同到夜宮去，想到那兒去找尋青鳥。點名的時候，有些報了到，只有牛奶向來是怕煩的，所以缺席。水也請了假；因為她向來出門總要帶一張苔蘚牀，這時已經疲倦得不堪，深怕又累上了病。至於光，自從開天闢地以來，同夜就是對頭；火同她是親戚，自然也不歡喜夜，都沒有出席。光吻過兩個孩子，把路由告訴了太羅，因為領路是輪到太羅了；這樣子，隊伍就出發往夜宮去了。

太羅獨自當先，用兩隻後腳蹣跚着，活像一個小人，鼻孔兒四



處亂嗅，舌頭拖在嘴外，前脚抱着胸部，那副神氣，你們總不難想知。他心神彷彿很不安定，一面嗅着，一面跑來跑去，也不顧到自己的疲倦。他知道自己的責任重大，一路上無論什麼都引不起他的注意；就是平素歡喜的垃圾堆，他的老朋友們歡喜的任何東西，這時也引不起他的注意了。

可憐的太羅！他真歡喜自己能變成一個人；其實，現在也並不比從前幸福！生命對於他，當然向來就是如此，因為他的天性根本沒有變。如果他感覺的想的仍舊是一隻狗^的所感所想，變成一個人又有什麼用處呢？事實的確是這樣，現在感覺到自己責任重大，痛苦比從前更增加千倍萬倍了。



他「哎」的嘆了一聲原來他只盲目地同小上帝們出來探尋，從沒有一分鐘想到旅行完成的日子，就是自己的死期，他只說道：「哎！如果我能夠把青鳥那流氓捉住，相信我，我決不沾染他半個指姆，無論他怎麼好吃，那怕像一隻鵝鶉吧，我也決不碰他！」

麵包提着鳥籠，很莊重的跟在後面；其次是兩個孩子；最末是

夜宮



第七圖 到夜宮的路很遠，一路上又很危險。



糖。

夜宮

但是貓在那兒呢？要知道她不在的原因，我們必得回到以前的事，試看她想些什麼。特勒梯在仙宮裏召集動物大會的時候，她早就想好一個大計劃，延長旅行的日期；但後來她也不徵求別人的意見，就獨自決定了，因為她覺得他們盡是蠢貨。

她想：「這些蠢東西險些兒破壞了大事，蠢得竟跪在仙人面前，好像自己真有什麼大罪似的。什麼事還是靠自己的好。在我們貓的生活，全靠騙詐；現在我才知道，人的生活，也全是如此。信任他的，只有自己到霉；最好是少說話，要作什麼別告訴人。」

親愛的小讀者們，你們看吧，貓同狗的地位是一樣的：她的靈



魂並沒有變，自己仍舊是個貓；但是，她當然與太羅不同，她很尖滑，而我們的好太羅，又太老誠了。所以特勒梯決心一個人幹，星夜就去找她的老朋友夜。

到夜宮的路很遠，一路上又很危險。兩邊都是懸崖；你爬上爬下了好一會兒，還得在許多大石塊崖上爬行，那些大石塊，彷彿就要落下來打死人似的。最後又到一個黑坑的邊上；要下數千步的梯子，才能到黑大理石的夜宮。

貓向來走慣了這條路，這回走起來自然腳輕如飛。風吹起她的外衣，好像一面旗子拖在身後；頭上的羽毛飄動着；小小的灰皮靴幾乎沒有碰着地面。不多時就到了目的地，走進大廳裏，夜正坐



在那兒。

夜宮

九〇

那地方的確是一種奇觀。夜好像一個女皇，斜靠在她的寶坐上；原來她正在睡覺；她身邊，一顆星一點兒光都沒有。但是我們知道夜對於貓是不守什麼秘密的，貓的眼睛在漆黑的地方也可以看見東西。所以特勒梯看見夜，就像我們白天看見什麼一樣的容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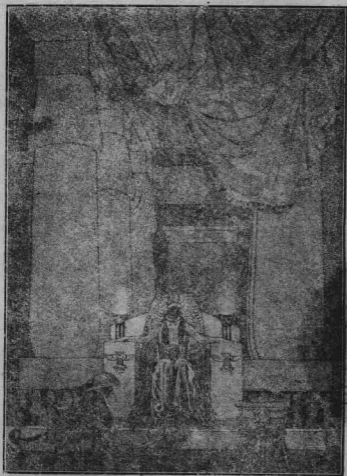
也不立刻驚醒她，只對她那副可愛的臉蛋兒細看了一會兒。那臉兒如滿月一樣的銀白色；使人一見又敬又畏。夜的容貌，被黑紗遮住，好像希臘雕像一般美麗。她生着兩隻長臂，一對龐大的翅膀，睡時合在一起，從肩一直垂到脚下，看來真是莊重無可比擬。但



特勒梯雖然是她的好朋友，對她有熱烈的情感，這刻兒也不能多浪費時間，儘呆望住她：因為這正是生死關頭，時間又很短促呀！也不願疲倦氣憤，她連忙跪在寶座前叫道：

「夜媽媽，是我呀！……我累死了！」

夜的性情很急燥，很容易受驚。她那和平恬靜的美，含有生命常常破壞的沉靜；流星的飛動，樹上的葉落，貓頭鷹的叫聲，都足以破壞她每晚暈在大地上的黑紗幕。所以貓兒話未說完，夜却戰慄着，早已坐起來了。大翅拍着；用一種戰慄的聲音問貓，到底是什麼一回事。等到才知道她的危險，就自己怨起命運來。什麼？有一個人的兒子就要到她宮裏來了！並且，或者借助那鑽石的魔力，還會發



第八圖 夜却戰慄着，早已坐起來了。大鐘拍着用一種戰慄的聲音問貓，到底是什麼一回事。



現她的秘密！她要怎樣才好哩？以後會怎樣哩？她怎樣才能防禦哩？她竟忘了冒犯自己的神明，忘了沉靜，大聲哀號起來。這樣哭哭啼啼，於她的危難，當然會弄得更無救藥。幸好特勒梯素來經歷慣了人間的危難，很能鎮定的做事。她在離開孩子們，獨自先來的當兒，早把計策想定了；她要夜照着她的話做。他很簡單地把計劃解釋了一遍：

「夜媽媽，我只看到一點：他們既然是小孩子，我們就可以想法子先駭他們一下，使他們不敢再要開廳後那扇大門，到藏着烏和青鳥的地方去。其他那些洞穴裏的東西一定能駭倒他們。我們的安全，就全靠你能不能駭倒他們。」



夜當然也沒有別的法子，但她也不及回答，因為這時候她已經聽見了人聲。她的神氣完全變了，再也不美麗了；怒張着翼；一舉一動都是向特勒梯說明，她已經接受她的計劃了。

貓叫道：「他們來了！」

小隊伍這時走下了夜宮的黑樓梯。太羅很勇敢地在前面走，梯兒梯兒很焦急地看着他。實在也沒有法子安慰他。那地方固然雄偉，可是又令人害怕。試想想，一間又大又黑的石廳，好像古墓一樣的大屋。屋頂是看不見的，一根根高大的柱頭，彷彿一直頂到天。只有抬頭的當兒，可以看見一點微弱的星光。別的任何處多是漆黑的。兩叢——不多不少的兩叢——巨火，在銅門前的寶坐左右



燃着。四圍只見一扇扇的銅門。

貓跑到孩子們面前：

「走這兒，小主人，走這兒來！……我已經同夜說過了；她很歡喜見你哩。」

特勸梯的笑容和低語，使梯兒心安了一些；他立刻就大膽地走到寶坐前，說道：

「夜夫人，日安呀！」

「日安」兩個字使夜氣得不得了，因為這使她想起了世仇日光，她怒道：

「日安嗎？……我沒有聽過這叫什麼話哩？……你應當說晚。」



夜宮

安，至少也得說聲晚間好呀！

我們的英雄無心架。他在那女的面前，覺得自己很小。他連忙低聲下氣的道了歉；很斯文地請她同去看看宮內的青鳥。

夜叫道：「我從沒有看見過什麼青鳥，不在這兒！」說完又拍這翅膀駭那孩子。

但他一點不表示害怕，她自己反而怕起那顆鑽石來了，鑽石把四處照亮了，定會破壞她的能力；所以她想，最好裝做氣量很大的模樣，手指着寶坐石階上的把大鑰匙。

梯兒梯兒一點也不遲疑，連忙拾起來，跑到第一扇門那兒去。衆人都駭得抖了起來。麵包的牙齒磕磕的打戰；糖站得比較



遠，簡直哭成了淚人兒；蜜梯兒也哭道：

「糖在那兒呀……我要回家去了！」

這時候，梯兒的臉也駭得蒼白，但仍決心要開門，夜就大
叫起來，宣佈這是危險的境界。

「這是魔鬼呀！」

梯兒想道：「啊，天呀！我從來還沒有看見過魔鬼；一定很
怕人啊！」

忠心的太羅，站在他旁邊，很急促地喘着氣，原來狗都是恨邪
物的。

最後，鑰匙放進了鎖孔。沉靜也像黑暗一樣的濃重起來。誰也



不敢吐一口氣。門才開；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黑暗裏立刻有許多白影子亂跑。有的長到頂着天，有的纏在柱頭上，有的捲伏在地下。似乎有些像人，但又絕對看不清楚真像；因為眼睛根本不能看到牠們。你才仔細一看，牠又化成了白霧。梯兒梯兒拚命追趕；因為夜夫人早記好貓的計劃，自己也裝做害怕的神氣。其實她與這些魔鬼爲伍，已不下百年，只要她呼喝一聲，無有不一個個趕忙進去的；只是她有意不這樣做，而且很像痴了一樣，儘拍住翅膀，叫天叫地的亂喊：

「把牠們趕走呀！快把牠們趕走呀！救命啲！救命啲！」

但是這些魔鬼們也着實可憐，自從人類不信鬼神以來，已經很難得出來一轉了，這會能再來呼吸一些兒空氣，真是樂得忘其



所以；要不是怕太羅儘咬牠們的腿，就再也不會回去了。

最後門又關了起來，狗就叫着：「汪汪！誰也知道我的牙齒兒硬；但像這樣的鬼頭，我真是從來沒有看見過！你咬上去，那腿兒好像棉花一樣軟，簡直不中咬！」

這時候，梯兒梯兒又到了第二扇門前，問道：

「這裏面是什麼？」

夜猛跳了一下，彷彿要把他打開似的。她想着，這可惡的小傢伙，真是什麼都要看個明白嗎？

梯兒梯兒問道：「我開門的時候，要小心嗎？」

夜說道：「不必，不值得小心的。這是疾病。可憐的小東西們，安



靜得很哩！人有時候也同他們打打仗……你自己開開看罷。」

梯兒梯兒把門大打開，也不說什麼，很驚訝的站在那兒：原來那裏邊什麼也沒有。

他正要關門，旁邊就推推嚷嚷地來了一個小人，身上穿着睡衣，戴着一頂棉睡帽，在廳裏跳來跳去，搖着頭，時時站下來咳一陣嗽，打一陣噴嚏，揩揩鼻涕……拖鞋又太大了，走一步脫一步，時時要留心着把牠穿好。糖麵包和梯兒梯兒也就不害怕了，大家一齊鬨笑起來。但他們才走近戴棉睡帽的小人面前，自己也咳嗆起來。

夜說道：「這是疾病中不甚重要的，是傷風。」

糖想道：「啊，天呀，啊，天呀！如果我的鼻頭儘像這樣子，我可完



了：我一定會
溶了！

可憐的

糖！他真不知
藏到那兒去
才好。自從旅
行出發以來，
他就十分認
真的過生活，
滿心戀愛着

夜
宮



第九圖 搖着頭，時時站下來咳一陣嗽，
打一陣噴嚏，揩揩鼻涕。



水可是這場戀愛也就苦夠了他，原來水小姐是楊花水性的女子，歡喜有許多人愛她，配合也不肯專一；但是在糖哩，同水配合的太多又很可惜，因為糖的價錢並不小；每次同水接吻，自己就一點點少起來，直到後來，糖簡直戰慄起來了。

他才覺得自己中了傷風，就想逃出夜宮，幸好太羅把小妖趕進洞去，他才安心下來，這時候，梯兒梯兒和蜜梯兒都覺得這場磨難並不十分可怕。

所以梯兒梯兒又跑到第三扇門那兒，比以前更勇敢了許多。夜用一種可怕的聲音喊道：「當心！那是戰爭！牠比別的更有力量啊！如果有一個跑出來，我真不敢想，到底會發生什麼！你們都站



住，把門關緊呀！

夜夫人話未說完，小傢伙就後悔自己太魯莽。他想再把門關上，可是已經來不及了：裏面似乎有許多人往外面推，門縫裏流出許多血；火光冲天；叫聲哭聲，更夾雜着礮聲和槍聲。夜宮裏人人都駭得來狂奔。麵包和糖想逃出去，但又找不着出路；只得回到梯兒梯兒這邊來，用肩頭拼命抵住門。

貓裝着急燥，其實她心裏正高興的了不得。

她撇着鬍鬚說道：「這一定可以完了，別的門他們定不敢開了。」

好太羅用了超人的力量，幫助他的小主人，蜜梯兒却在角落



夜宮

裏只顧哭。

最後，我們的英雄勝利地叫了起來：

「哈哈！進去了！勝利了！勝利了！門又關上了！」

才說着，立刻就倒在石梯上，四肢一點力氣都沒有了，手一面戰慄着，一面輕輕拍着自己的頭。

夜怒問道：

「呃？夠了嗎？看見了嗎？」

小傢伙淒惘着答道：「唔，唔！真可怕……我想他們一定沒有

青鳥……」

夜夫人怒答道：「你當然應該知道他們沒有青鳥。如果他們



有，也早吃掉了……你看，那末沒事了……」

梯兒梯兒很驕傲地站了起來。

他說道：「我非樣樣看過不行。光這樣說過的……」

夜答道：「自己害怕，躲在家裏只顧說是容易的！」

梯兒梯兒決斷地說：「讓我們到第四扇門那兒去吧，這裏面是什麼？」

「這是我藏陰影與恐怖的地方！」

梯兒梯兒想了一會兒。

他暗自想道：「什麼陰影不陰影，夜夫人一定又作弄我。我在這兒已經不止一點鐘，什麼也看見了，只有影子倒沒有看見，有日



光出來，我倒很歡喜。至於「恐怖」，如果又是像魔鬼那樣的東西，我們又可以開一場玩笑了。」

我們這朋友就走過去打開了門，這時候，他的同伴們都沒有準備防衛哩。原來他們早給前次的事駭昏了，坐在地上；遭這樣的大難，得慶更生，你望我，我看你，在那兒驚訝不已。梯兒梯兒打開門，又不見什麼出來。

他說道：「這兒沒有什麼呀！」

夜又怕又羞地說道：「有的！有的！看呀！」

她的確太凶狠了。她原想用她的「恐怖」把他們駭倒；不料那些鬼子自從被人輕視以來，反而害怕人類了！她好言鼓勵他們



一陣，才有幾個披着灰紗的高人出來。他們在廳裏四處跑來跑去，聽見兩個孩子的笑聲，就怕極了，連忙衝進門去。夜的計劃又失敗了，危險的時候要到了。這時候，梯兒早走到廳端最大一扇門前。他倆又爭執了一番：

夜凶狠地說道：「別開那扇門！」

「爲什麼不能開？」

「因爲不準開！」

「那末青鳥原來藏在這兒！」

「別再走過去，別違抗命運，別開那扇門！」

梯兒又固執地問道：「那兒爲什麼呢？」



夜 宮

一〇八

夜夫人勃然大怒，狂跳了起來，怒罵他一陣，最後這樣說：

「無論誰開這扇門，就是開指縫兒那末寬，都沒有活着重見天日的這裏面是死亡；裏面有一切的恐怖，一切可怕的東西，只要你碰這門，就有比人間所怕的東西更可怕萬倍的出來！」

麵包的牙齒磕磕地響着說道：「親愛的主人，別開吧！別開吧！可憐我們呀！我跪下來請求您！」

貓怒道：「你這樣是犧牲我們大家的性命。」

蜜梯兒哭道：「我不幹了！別開了！」

糖扭着指姆，哭道：「可憐我們吧！可憐吧！」

大家都哭叫起來，把梯兒圍住，只有好太羅了解他小主



人的願望，雖然十分相信自己的末日已到，仍舊一句話都不敢說。頰上掛着兩點大淚珠；失望地舐着梯兒梯兒的手。情狀真是淒涼極了；我們的英雄也遲疑了好一會兒。他的心急跳着，他的喉彷彿塞住了似的，什麼也說不出來；一方面，他又不願在這些無能的同伴面前示弱！

他暗自說道：『如果我自己沒有能力完成我的計劃，誰能完成？如果他們看出我也心焦，我就完了：他們一定不準我再去完成我的使命，青鳥就再也找不到！』

好孩子這樣想着，心就急跳起來，膽突然壯了許多。近在目前的幸福，怎能不取，就是犧牲自己的性命，也應當爲全人類把牠取



夜 宮

來。

就這樣決定了！梯兒決定犧牲自己。好像一個真正的英雄一樣，揮了揮金鑰匙，又叫道：

「我非開這門不可！」

他跑到大門那兒，太羅就緊跟在他後頭。可憐的狗早嚇得半死了，但因他對於梯兒的忠心，自己的驕傲，只得忍住不怕。

他對他的主人說道：「我在這兒，我不怕！我要同我的小上帝在一塊！」

這時候，其餘的早已逃開了。麵包駭成了碎片，躲在柱頭後面；糖抱住蜜梯兒，溶成了一團；夜夫人和貓都怒得戰慄起來，站在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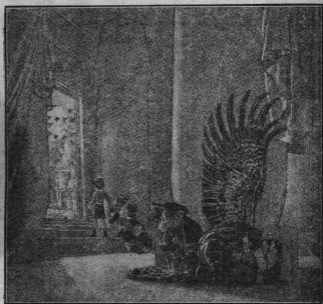


遠的一邊。

梯兒梯兒同

太羅接了最後一
吻，親熱地擁抱了
一回，一點也不戰
慄地把鑰匙放進
鎖孔去。逃避的人
早在四角裏驚叫
起來，兩扇大門在
小朋友面前自己

夜
宮



第十圖 原來面前是一所奇異的花園，一所夢境般的花園，有星光一般發光的花。



打開來，他才抬頭一看，就驚訝得呆住了。何以這樣驚人呀！原來面前是一所奇異的花園，一所夢境般的花園，有星兒一般發光的花，有天上噴下來的瀑布，有月光照得雪白的樹木。玫瑰叢中，突然現出一片青雲似的東西。梯兒梯兒揉揉眼睛，簡直不相信自己看見的東西了。他又細看了好一會兒，才衝進花園裏去，好像痴子一樣喊道：

「快來呀！……快來呀！……在這兒了！……到頭來找着牠們了！……數百萬的青鳥啊！數萬萬的青鳥啊！……蜜梯兒，來呀！……

太羅，來呀！……大家都來呀！……來幫我啊！……一捉就能捉幾隻！……」



好久以後，衆人才相信了，一齊跑進來在烏羣裏亂奔，比誰捉的最多。

蜜梯兒說道：「我已經捉住七隻了！我拿不下了！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我也拿不下了！我拿的太多了！……有的又

從我手裏逃掉了！……太羅也有不少！……我們出去罷，我們出去

吧！……光在等我們哩！……她會怎麼歡喜呀！……走這兒，走這

兒！……」

他們就一面跳着，一面唱着勝利的歌，歡歡喜喜地走了。

夜和貓當然不會同他們一齊歡鬧，這時爬回大門口，夜哭道：

「他們沒有把他拿去吧？……」



貓看見真的青鳥高坐在一條月光上，就說道：「沒有，他們拿不着他，他站的太高了……」

朋友們急忙向日光跑上無數的石梯。人人都緊抱住自己捉來的雀兒，夢也沒有夢到他們向日光走一步，可憐的雀兒壽命短一分，走到石梯頂，抱住的青鳥都變了死雀。

光很焦急地正等着他們。

她問道：「唔，你們捉住他了嗎？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捉住了，捉住了！多得！上千哩！看罷！」

一面說着，一面把抱住的鳥兒拿出來看，這一看可驚壞了人，原來一齊變成死屍了；可憐的小翅兒破了，頭也垂在一邊！好孩子



失望極了，抬頭看看別人的。哎，他們抱住的也是死雀！

梯兒梯兒哭倒在光的懷裏，他的希望又一齊成爲泡影了。

光說道：「好孩子，別哭罷。你沒有找到那隻能在日光下生活的鳥兒……我們再去找罷……」

麵包和糖一齊說道：「我們當然要找到他。」

他倆本來都是大笨蟲，但是滿心要安慰那孩子。至於太羅呢，氣得一時忘了自己的禮貌，看着死雀喊道：

「好吃嗎？」

衆人又動身回到光廟去睡覺。一路上大家都很不快活，都想家裏的安樂，並且覺得梯兒梯兒做事太不小心。糖湊到麵包耳朵



夜宮

旁邊說道：

「主席先生，這真是白忙，您看是嗎？」

麵包聽得人叫他主席先生，好不樂意，就很神氣的答道：

「好傢伙，別怕罷，我能把事情弄好的。如果什麼都聽這荒唐鬼胡說亂道：日子真要過不了……明天，我們就可以好好地躺在牀上了……」

他們簡直忘了形，沒有他們謾罵的孩子，自己根本就活不到今日；如果他突然告訴麵包，說他應當回到盆裏去等他來吃，對糖說，他要把他敲成小塊，放在爹爹的咖啡和媽媽的熟菓子裏，他倆又會跪在恩人前磕頭救饒了。的確的，不到大難臨頭，他們是不會



知道好歹的。

可憐的東西啊！仙人白里侖送他們這樣一件大禮物，使他們變成人，真是也該批駁，說他還缺乏一些聰明才對。本不能怪他們，他們只知跟了人樣學。給他們說話的能力，就不分時刻的亂嚷；有了判斷的能力，就遇事武斷。以爲自己總比別人對；有了感覺，就不知好歹的怨天尤人。他們有了心，可是只增加恐懼的知覺，沒有添上一些兒幸福。至於說他們的腦經，本來不算一會什麼事，可是自己不用，簡直變得呆笨不堪；如果你能剖開他們的頭腦來看看他們內心的工作，你就能看見他們一身最寶貴的腦經，正像乾荳莢裏的荳莢兒，只願無時無刻地在空頭裏亂跳。



幸好光到底是有明見的，早知道他們腦經裏想些什麼了。所以他決定以後不僱這些東西了。

她想到：「他們固然可以用來給孩子們吃，路上也可以給孩子開開心；但是他們太沒有勇氣和信仰，以後的磨難，不要他們參與了。」

一行人走着，路途就漸漸寬闊，漸漸光亮起來；到路的終點，就看見了亮晶晶的光廟，坐落的很高，屋身金光四射。兩個疲倦的孩子由狗兒輪流背着行走；才到光亮的梯口，兩人都幾乎睡着了。



第五章 未來的王國

梯兒梯兒和蜜梯兒第二天醒來，覺得很快樂；他倆到底都是小孩子，早已不失望了。梯兒梯兒因為光誇獎他一些話，覺得很驕傲；看光那副快樂的樣子，似乎他已經把青鳥找來了似的。

她撫着孩子的黑捲髮，微笑道：

「我真是十分滿意了。你是這樣好，這樣勇敢的孩子，你要找的東西不久定能找到。」

梯兒梯兒並不懂她這幾句話的深意；不過，他總覺得歡喜聽這些話。況且光還對他說過，下次探尋時沒有什麼可怕的事。不但



沒有危險，他反而會遇到成萬的小孩子，那些小孩子會給他看一些奇怪的玩具，我們地球上想也沒有想到的好東西。她還說過，這次只要他兄妹兩人同她去旅行，其餘的人叫他們休息休息。

所以這章開始的時候，大家都在光廟的地窖裏，光預備把動物們一齊關在這兒。她知道，如果讓他們亂跑，定會逃出去擾許多亂子。這並不是她殘酷，她廟裏的地窖比人類的高樓還亮得多，可愛得多；只是不得她的釋放，再也不能出去。只有她有釋放別人的能力，她用一根小棒，在走廊底的牆縫上一指，牆壁就會分開，從那兒可以走下幾級水晶梯，到一個地窖裏，那兒又綠又亮，彷彿陽光照着的森林。




平常這大廳
 是空的；但現在裏
 面有沙發有金棹
 了，棹上還放着各
 種糕餅菓子，原來
 是光的僕人才安
 排好的。光的僕人
 都很難看！孩子們
 一看見就笑個不
 住：他們都穿着白

未來的王國



第十一圖 光的僕人都很難看！



長衣，戴一頂小黑帽，頂上是一團火焰，都像根洋燭似的。主婦把他們遣開後，便告訴動物們，叫他們好好的在這兒，如果要什麼書，要作什麼遊戲，也准許他們；他們都笑着說，他們覺得什麼也沒有吃睡好，他們很願意安安靜靜地在這兒。

太羅的心意當然不是這樣。他的心根本不准許他說一句偷懶的話；他那雙大黑眼只顧望着梯兒梯兒，在梯兒梯兒，如果光能准許的話，他最希望帶他去。

孩子吻了他一次，說道：『我也沒有法子。似乎我們要去的地方，狗是不准去的。』

太羅又突然歡喜得跳了起來：原來他想到一條妙計。他並沒



完全離開狗的生活，所以狗的生活他當然還記得，無論那一部份，尤其是痛苦的事，他決沒有忘記。那末最痛苦的是什麼呢？不就是那條冤鏈子嗎？從前的太羅，頸上繫着一根鐵鏈，過的是何等痛苦的生活啊！從前樵夫常帶他到村子裏去，在人前把他那樣牽住，路角上爲他預備的好東西，也不能嗅牠一嗅，見着朋友，也不能親熱的談一會，那種說不出的痛苦，使他多麼難受啊。

他暗自說道：『好，我再來受一次苦，同我的小上帝去吧！』

他本來很守本分，雖穿着好衣服，狗領圈仍舊帶住，不過鏈子沒有帶罷了。那末怎麼辦呢？他又失望了，但這時又看見水睡在沙發上，正無心地玩着她的珠鏈兒。他連忙跑過去，誇讚了她一番，問



她借一串最大的項鏈。她爲人很好，因此不但答應借他，而且替他繫在領圈上。太羅歡歡喜喜地走到主人面前，把鏈子交在他手裏，跪在他腳下說道：

「我的小上帝，這樣帶我同去吧！可憐的狗帶上了鏈子，人總可以不說什麼了！」

光被他這種犧牲精神感動了，說道：「唉，就這樣子，你還是不能去啊！」光想使他快活起來，所以又告訴他，命運還要給孩子們預備一場磨難，那時須用他的地方很多。

她才說着，就碰碰寶石牆，牆裂開來，她同孩子們走了過去。

她的車子停在廟門口。車子是玉做的，裏面鑲着金子。三人坐



上車，兩隻大白雀便拖着車子，往雲裏飛去了。車子跑的很快，在路上沒有走多少時候，這一點，兩個孩子都覺得不如意，因為他們兩人一路上玩的很快活；但是他們不知道更驚人更好玩的還在後頭哩。

他們身邊的雲散了，才發覺早到了一所輝煌的青宮門前。這兒什麼都是青的：光、石塊、房屋、地窖、一切的一切，直到最微小的東西，都是凡界所沒有的那種青色。宮裏一望無涯，盡是青玉的樹木。梯兒簡直驚訝極了，說道：「這一切多可愛呀！天，多可愛呀！……我們到底在什麼地方啊？」

光說道：「我們是在未來的王國裏，在許多還未誕生的孩子



身邊。那顆鑽石使我們能看見人所看不見的東西，我們或者可以在這兒找着青鳥……看罷！看那些孩子跑來了！

四面都來了許多混身青衣的小孩子；有的生着黑髮，有的生着金髮，都十分漂亮。他們都歡呼道：

「活孩子……來看這活小孩呀！」

梯兒梯兒向光問道：「他們爲甚麼叫我們活小孩呀？」

「因爲他們都還不算活的。他們正等待誕生的日子，我們地球上誕生的小孩子，都是從這兒來的。做父母的要兒女，你在那邊看見那扇大門就會打開；小孩子們就從那兒下去……」

梯兒梯兒喊道：「真多呀！真多呀！」



光說道：「還有許多哩。誰也數不清到底有多少。再走過去一些，還有別的東西哩。」

梯兒梯兒就聽她的話，想擠過去；但是許多青孩兒擠在他身邊，動也難動一下。好久才爬上一級石梯，從許多好奇的頭頂上望過去，才能看見廳裏各處有些什麼。這裏真奇怪極了！梯兒梯兒從來沒有夢想過這樣的東西！他快樂得跳了起來，蜜梯兒吊在他身邊，用脚指站住東張西望，拍着小手兒怪叫。

四面都是青孩兒，有的在玩，有的在走，有的在談話，有的在思索。許多在睡覺；也有許多在做工；他們所用的器具，所造的機械，以及他們所種的樹木，所採的花菓，一律都是像宮殿本身一樣的青



色。孩子中間，還有許多很高的人，也穿着青衣服；他們都很好看，都像天使一樣的。他們走到光面前來，一面微笑着，一面把許多青孩兒推開，青孩兒們也就各自回去做自己的事，只是仍與驚異的眼光望着這些來客。

有一個還站在梯兒梯兒旁邊。身材很小。天青色的長絲服下，露出一雙可愛的紅小腳兒。眼睛釘住這小活孩兒；並且走到他身邊，好像有什麼話說似的。

梯兒梯兒又驚又喜地問道：「我可以同他談談嗎？」

光說道：「當然可以。你們應當做朋友……我走開，你們好談些體面話……」



光說過這話，就走開了，只剩下兩個孩子面對面站着，都害羞似的露出微笑。突然間，他倆就攀談起來了。

梯兒梯兒把手伸了出去，說道：「您好呀？」

但是，那孩子不懂他的意思，仍呆呆地站住不動。

梯兒梯兒又摸摸那孩子的青衣服，接着說道：「這是什麼呀？」

那孩子早看呆了，也不答話，只用指姆摸摸梯兒梯兒的帽子。

他這才囁嚅地說道：「這哩？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這嗎？……這是我的帽子呀！你沒有帽子嗎？」

那孩子反問道：「我沒有；有了什麼用呢？」

梯兒梯兒答道：「是說爲什麼要戴。是冷了要戴呀！……」



那孩子問道：「冷，怎麼說叫冷哩？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冷嗎？咯，像這樣抖着。你兩隻手這樣，就叫做冷。」說着他就雙手抱了胸部。

孩子問道：「地球上冷嗎？」

「有時候冷，像冬天，沒有火就冷。」

「爲什麼會沒有火呢……？」

「因爲很花錢；柴炭很貴呀……！」

那孩子又呆望住梯兒梯兒，好像他說的話，一句也沒有聽懂似的；而梯兒梯兒也驚訝起來了。

那孩子彷彿很不尊敬的呆望住這樣樣知道的小活孩兒，小



活孩兒就想道：「他一定連日常的事都不懂。」

他又問梯兒梯兒，錢是什麼東西。

梯兒彷彿再不願多解釋了，只說道：「就是你買東西用的呀！」

那孩子很莊重地說道：「啊！」

他當然還是不懂。像這樣一個小孩子，住在這樣一個天國裏，有什麼慾望，不等說出來就會滿足，他能懂得什麼？

梯兒梯兒又繼續問道：「你幾歲了？」

孩子說道：「我就要誕生了。十二年以內我就要生了……生下來一定很好吧？」

梯兒梯兒也不加思索就喊道：「啊，是罷。真要笑死人了！」

但是那孩子問他生下來怎麼樣，又把他難住了。原來他很驕傲，決不願別人以為自己不知道什麼事；並且他兩隻手插在褲袋裏，兩隻腳分開；眼睛望着天，樣子好像不是就能回答話的人，仿佛很使人好笑。所以他聳了聳肩頭，這才答道：

「我真記不清了！時光太久了呀！」

那孩子說道：「他們說，在地球上做活人，好得很哩！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不錯，地球上不壞，有雀兒，有糖糕，還有玩的東西……有的人樣樣都有；沒有的人，也還可以看看別人的！」

由這幾句話，我們可以完全明白這位小朋友的性格。他很驕傲，很自大；但是他並不妒忌別人，他的豪氣，使他忘了自己的窮，旁





人幸福有好氣運，他反而歡喜。

兩個孩子還談了許多話；不過，要完全告訴你們，又嫌太長，因為他倆談的都是體己話，你們可以用不着知道。過了一刻兒，光本在遠處望着他們，這時候很焦急的跪了過來：原來她看見梯兒梯兒在哭了！淚泉在他腮上一陣陣流下來，直滴到衣服上。她明白他一定是談到祖母，想到自己失去的慈愛，忍不住在哭。這時候，他把頭轉開去，想忍住不哭；但那好問的孩子還儘問他：

「祖母會死嗎？……死，死是什麼意思呀！」

「她們在一天晚間去了，就永遠不回來了。」

「你的去了沒有？」



未來的王國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去了。她對我真好。」

可憐的小傢伙才說完，又哭了起來。

青孩兒從來沒有看見過人會哭。他所處的世界，是永沒有愁苦的。這時候，他當然驚訝極了；他就大叫道：

「你眼睛怎麼樣了？……是出珍珠嗎？」

眼淚對於他，也是一種奇怪的東西。

梯兒梯兒羞道：「不，不是珍珠。」

「那末是甚麼哩？」

但我們可憐的朋友不願給人知道這是一種怯懦。這連忙用手揉揉眼睛，眼淚一齊滴了下來。



那多問的孩子又說道：

「那落下來的是什麼呀？」

梯兒梯兒忍不住了，只想敷衍過去，說道：「沒有甚麼，只是一點兒水罷了。」

但這不是問題的要點。那孩子非常固執，又摸摸梯兒梯兒的腮，用很驚訝的口吻問道：

「是從眼睛裏出來的嗎……？」

「是的，哭的時候，就會流出來。」

孩子又問道：「哭，什麼叫哭呀？」

梯兒梯兒很驕傲地說道：「我並沒有哭，這是青的不好……」



未來的王國

不過，如果我哭起來，也是這樣子……」

「你們在地球上常常哭嗎？」

「男孩子不大哭，女孩子才常常哭……你們在這兒不哭嗎？」

「不，我不知道怎麼哭……」

「你可以學的……」

這時候，起了一陣大風，他才回頭一看，原來離他幾步遠的地方，有一架很大的機器，起先他只顧同那孩子談話，沒有注意到。那機器真是一個偉大的東西，不過在現在不能把名字告訴你們，因為未來天國的發明，現在人是不會知道的。我只告訴你們，梯兒梯



兒才看見牠，就想到那轉得飛快的大翅兒，有些像地球上的風車，他將來能找到青鳥，青鳥的翅兒最多不過這樣好看。他稱贊極了，就問他的新朋友，那是什麼東西。

那孩子說道：「那些嗎？那些是我將來在地球上去發明的東西。」

他看見梯兒梯兒驚訝得大張着嘴，便又說道：

「我將來到地球上，我要發明些給人謀幸福的東西……你歡喜去看看嗎？……在那邊，那兩根柱頭中間……」

梯兒梯兒才轉過去看看；別的孩子就全來圍住了他，問他叫道：



「不，不，來看我的……」

「不，我的更好……」

「我的是奇怪的發明哩……」

「我的是糖造的……」

「他的不好……」

「我發明一種人人多不知道的光……」

最後說話一個孩子才這樣講，就燃上了一種奇怪的火焰。

活孩兒在在歡呼中被拖到了青色工廠去，小發明家都在那兒使用自己的機器。滑車、飛輪、齒輪、大大小小的各種輪子，有的使機器在地上動作，有的把機械送到屋頂，上下的動來動去，轉成了



第十二圖 有的青小孩翻着大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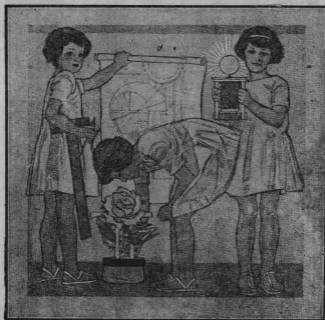
一團。別的青孩兒們，有的打開地圖和圖樣，或者翻着大書，有的把青色雕像搬出來，有的拿出許多奇花異菓，好像青玉和寶石之類做的。

好小朋友們

張着嘴，抱住手，呆



站在那兒：他們想，
自己也是在樂國
裏了。蜜梯兒彎下
腰來看一朵大花，
看見那奇大的花
朵，足可以戴在她
頭上，作一頂青絲
帽兒，忍不住大笑
起來。一個黑頭髮
深眼睛的美孩子



第十三圖 有的青小孩打開地圖和地樣，或者拿出許多奇花。



抓住花桿，很驕傲地說道：

「我到地球上，什麼花都會開得這樣大！」

梯兒梯兒問道：「還要多少時候呢？」

「五十三年四個月零九天之後。」

隨後，又來了兩個青孩兒，抬着一大串比梨還大的葡萄。

梯兒梯兒叫道：「一串梨子呀！」

那孩子說道：「不是，這是葡萄。我三十歲的時候，葡萄都能生這麼大，我已經有方法……」

梯兒梯兒正想嘗牠一下，又看見另外一個孩子走過來，一個高人幫他抬着一隻大籃，全身幾乎都給籃子遮住了。他那紅鬚的



臉兒，在掛在籃邊的樹葉間，露出動人的微笑來。

他說道：「看吧！看看我的蘋果……！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這是西瓜呀！」

那孩子說道：「不，不！這不是我的蘋果！我生後，蘋果就能長這麼大了！我已經發現了方法……！」

如果我要把我們小英雄看見的怪事一樁樁多說出來，恐怕簡直說不完。不過，這時刻突然大廳裏闖起了一陣笑聲。有一個孩子說什麼九星之王來了；梯兒梯兒到難住了，四面望都望不見。許多笑臉都似乎看着一個什麼，梯兒梯兒却看不見；大人的手都指向一方；但我們這位朋友還是看不見什麼。他們說一個皇帝！他正



在找一個偉人的皇座，手裏還拿着一隻金朝笏，

數千個小聲音一齊說：「那兒……那兒……下面一些……你後面！」

梯兒和蜜梯兒反復地說道：「皇帝在那兒呀？」

隨後，突然就有種響亮莊嚴的聲音喊了起來。

那聲音說道：「我在這兒！」

這時候，梯兒才看見一個矮胖的嬰孩，起先他簡直沒有注意到他，因為他身體太小，而且一直都坐在一根柱頭下，神氣十足，好像在深思什麼了不得的事。也就只有這小皇帝沒有注意這「活孩兒。」他那水汪汪的美眼，同宮殿一般青藍的眼兒，正追求



無盡的夢想；他的右手撐着頭，頭早已極疲倦了；他的短衣下，露出一雙小小的膝頭；黃髮上壓着一頂金冠。他叫着「我在這兒，」便從石梯上爬起來，歪歪倒倒的要爬上去；但身體太軟柔，結果失了平衡，跌了一交。他立刻又翻爬起來，神情很莊嚴，誰也不敢笑他一聲；他這才四手四脚爬上去，兩脚分開來站好，把梯兒梯兒從頭到脚的看了一會。

梯兒梯兒忍笑說道：「你不很大呀！」

皇帝用一種命令式的口吻說道：「我將來可要幹大事！」

梯兒梯兒問道：「你要幹什麼呢？」

皇帝很驕傲地道答：「我要發明各行星的組織系統。」



我們的朋友聽了這話，簡直說不出什麼來了；那皇帝又繼續說道：

「除了天王星、土星、海王星，離得太遠，其他一切星球都屬於這系統。」

隨後，他又爬下石梯，回到原來的地位去，表示他已經把要說的話說完了。

梯兒梯兒沉思起來；他很想多多認識幾個孩子。現在他已經結識了一個新太陽的發現者，一種新幸福的發明家，一個剷除地球上一切不平等的英雄，一個想去征服死的蠢物……像這樣的人，說幾天都說不完。我們的朋友到這時已經很累了，突然又聽見



一個孩子叫他的名字，引起他的注意，那孩子叫道：

「梯兒梯兒！……梯兒梯兒！……梯兒梯兒！……你好嗎，梯兒梯兒，你好

嗎？……」

一個小青孩兒從廳後跑了出來，在人羣中擠攘他生的很好看，一雙亮晶晶的眼兒，好像蜜梯兒的神氣。

梯兒梯兒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哩？」

青孩兒說道：「這一點不希奇呀，你想想看，我就要做你的兄弟了！」

這時候，兩個活孩兒真驚訝極了。這是多麼奇特的會晤呀！他們回家，一定立刻先告訴媽媽！家裏人聽了，該驚訝成怎麼樣啊！



他們正這樣想着，那孩子又解釋道：

「我明年凱旋節就來了。」

他又問大哥許多話：家裏舒服嗎？飯好吃嗎？爹爹嚴厲嗎？媽媽怎麼樣？

小的一個說道：「啊，媽媽好極了！」

他們也問他許多話：問他將來要做些什麼？帶些什麼到地球上來？

小弟弟說道：「我帶三種病來：一種是猩紅熱，一種是百日咳，還有一種是麻疹……」

梯兒梯兒喊道：「啊，就是這些了嗎？」



他很失望地搖搖頭，那一個又說道：

『害過這三種病，我就離開你們！』

梯兒梯兒覺得很難過，說道：『那末太不值得了！』

小孩兒怒道：『我也沒有法，我又不能選擇呀！』

如果這時候沒有一大羣青孩兒擠過來，去接什麼人，把他們分開，他倆一定還等不到在地球上就先吵架了。這時候，人聲嘈雜，彷彿走廊展開了數千扇門似的。

梯兒梯兒問道：『什麼事呀？』

有一個青孩兒說道：『這是時間。他來開門了。』

各處人聲更嘈雜起來。孩子們，有的離開了自己的機器，睡覺



的也醒了過來；個個眼睛都望着背後那扇大瑪瑙門，嘴裏都叫着
一個名字。到處都聽見時間！時間的叫聲；神秘的喧鬧也仍繼續下
去。梯兒梯兒簡直莫名其妙了。後來抓住一個青孩兒，才問他到底
是什麼一回事。

那孩子很不安地說道：「放我走吧，我忙哩！今天輪到我了……
快天亮了。這是今天要生的孩子下地的時候……你看吧……」

「時間在開門了……」

梯兒梯兒問道：「誰是時間哩？」

另一個孩子說道：「來叫我們去的老人。他並不壞；但是他決
不聽人的話，再怎麼請求，如果不輪到他們，他就把他們一起推開

去……放我吧！現在輪到我了！

光這時吃驚極了，連忙走了過來。

她說道：「我正在找你。快來吧！千萬不能讓時間看見你。」

她說着，就用金外衣把兩個孩子裹住，拖到大廳的角裏去，他們可以看見別人，別人却看不見他們。

——這樣保護得好，梯兒梯兒很歡喜。他現在才知道要出現那人有無比的力量，人類決無力抵抗他。他同時是神，同時又是怪；他用生命，吞生命；他在世間急馳，你簡直來不及看他；他不停的吃了又吃；他碰着什麼就拿。在梯兒梯兒家裏，他已經把祖父祖母弟妹們和黑雀一齊拿去了。他不管他拿的是甚麼；無論愉快和憂愁，冬和





夏，一齊都是他網中之魚……

我們的朋友知道這點，看見未來王國人人這樣急忙跑去見他，真覺得驚訝。

他想到：『我想在這兒他一定不吃什麼。』

他就在那兒了！大門慢慢打開。遠處有音樂聲傳來：原來是地球上的聲音。廳內射進來一些紅綠的光線；時間就在門口出現了。他是個瘦長的老人，滿臉全是繃紋，灰得像泥土一般難看。白鬚一直垂到膝前。一隻手拿一把鐮刀；一隻手拿一個時計。他後面，是一片大海上，這時太陽已經出來，照得海面通紅，海上有一隻大金船，張着雪白的帆，「時間」問道：「這會兒是輪到誰，他們預備好了



們在這兒！我
 一般答道：
 音，像銀鈴
 清亮的聲
 千兒童的
 聲音中，數
 般莊重的
 種銅聲一
 嗎？在這

未來的王國



一五二

第十四圖 時間，青孩兒就把這瘦長的老人劉攏來了。



……我們在這兒！……我們在這兒哩！

一時間，青孩兒就圍攏來，那老人又把他們一齊推開，用一種粗暴的聲音說道：

「一次一個！……又比要的人多了！……你們瞞不過我的！」
他一隻手揮着鎌刀，一隻手提着衣襟，攔住孩子們的去路。一個也逃不了老人那雙凶很的利眼。

他對一個說道：「不輪到你！你明天才生哩！……更輪不到你，你還得等十年！……第十三個牧羊人嗎？……只要十二個，多一個都不要了！……還要醫生不要嗎？……早就太多了；他們已經在地球上報怨了！……工程師們在那兒呀？……他們要一個誠實人；只



要一個誠實人就夠了。」

這時候，有一個落在人後的孩子，嘴含着指姆，慢慢走過來。他的臉很蒼白，樣子很憂愁，走路也很滯慢；他那副可憐樣兒，就是時間也有些可憐他了。

他叫道：「是你嗎？你這樣子似乎太可憐了呀！」

他舉目望望天，神氣很沮喪地說道：

「你活不長的！」

事情還是進行着。被攔住的孩子，很沮喪的回到原位去做事。一個得出去了，別人便十分妒忌的看着他。這時候，又發生了一樁事，原來將來為不平等而戰的傢伙不肯出去，他緊緊抓住他的夥



伴，那夥伴向「時間」叫道：

「先生，他不願出去呀！」

小傢伙用力喊道：「我不願去呀！我寧願不活。」

梯兒梯兒常識很豐富，而且知道凡事也像地球上一樣，他想到：「的確不錯啊！」

不該挨打的人常挨打；大家做錯了事，你可以斷定說，受責罰的總是無罪的人。

我們的朋友暗自說道：「我真不願在這兒。我寧願隨便那天去找青鳥。」

這時候，講正義的小傢伙給時間先生駭壞了，哭泣着走了開



去。

嘈雜，這時簡直達到頂點了。孩子們都在廳裏跑來跑去；有的去收拾他們的發明，有的不得出去，簡直說不完話：

「你寫信給我嗎？」

「他們說不能通信哩！」

「啊，試試看，試試看呀！」

「再會了，吉恩……再會了，皮雷！」

「你還忘記什麼沒有？」

「別忘了你的理想呀！」

「如果好，就告訴我們啊！」



時間舞着大鑰匙和可怕的鎌刀，大聲叫道：「夠了！夠了！夠了！起錨了……」

有的孩子便爬上白帆金船，又向留在岸上的小朋友們揮手巾；但是，才看見遠遠的地球，大家便歡呼起來：

「地球！地球……我能看見了……」

「多亮呀……」

「多大呀……」

同時，好像從深坑裏起來一陣歌聲，遠處傳來歡樂與希望的歌聲。

光微笑着靜聽，看見梯兒梯兒臉上有驚訝的神氣，便彎下身



來說道：

「那是出來迎接他們的母親們的歌聲。」

那時候，時間已經關好了門，看見我們的朋友，便勃然大怒，衝了過來，用鐮刀砍他們。

光說道：「快走！快走！梯兒梯兒，拿好青鳥，同蜜梯兒在我前面走。」

她把早藏在衣襟下的雀兒交在孩子手裏，兩手一伸，張開她那光亮的紗幕，保護他們，不給時間的鐮刀碰着。

這樣走過幾間寶石房，寶石房都極美麗，他這是未來王國的東西，未來王國的主子，他們觸動了他的怒火，非趕緊逃走不行。



蜜梯兒怕極了，梯兒梯兒也時時回頭看看光。

她說道：「別怕。從開天闢地以來，「時間」尊敬的只有我一人。你們只顧看好青鳥。這鳥兒好看得很哩！一身都是青的，完全是青的！」

這話提醒了那孩子。他感覺到自己手中的寶物；他的手再也不敢緊緊地捏那軟熱的翅兒了；他的心也同雀兒的心一同急跳着。這會他拿着青鳥了！因為是光給他的，別人決不能碰他，他這樣拿回家去，多麼光榮啊！……

他歡喜得忘了形，路也不知怎麼走的了；因為太歡喜，腦裏轟轟的響，頭也弄昏了；他簡直驕傲得發了狂；這壞運氣就使他失了



鎮靜？他們正要出門的當兒，吹來一陣狂風，吹起了光的紗幕，因此時間看見了兩個孩子。他怒吼了一聲，舉力就砍梯兒梯兒，好孩子嚇得狂喊起來。光抵住了時間的刀；宮門便碰的一聲關了。他們脫險了……但是，唉，心膽俱裂的梯兒梯兒睜開眼來一看，只見那未來的鳥兒在頭上盤旋，再看時，青色的翅兒同天色混在一起，就再也辨不出鳥兒的所在了……



第六章 光寺

梯兒梯兒在未來王國玩得很快樂。看見了許多奇怪的東西，又遇着許多小朋友，並且毫不費力的就得到了青鳥。他從來沒有想到過像這隻青鳥這樣美麗、這樣青得光彩奪目的東西，他到現在還覺得鳥兒在胸前，兩手只顧緊緊地抱着。

唉，事實却像夢境一樣消逝了！

他同光手攬手走着，想到了最後這次失望，覺得十分難過。這時候，他們是回光廟去，看關在地窖裏的動物們。那是怎麼說的呀！這些壞東西一個個吃得爛醉如泥，東倒西歪地亂躺在地上！就是



太羅也失去了尊嚴。在桌下打滾，又像豬獾一般亂嗅。不過他還沒有完全失掉本能；門才一響，他便豎起耳朵來聽了。他睜了一隻眼睛，但是酒喝得太多，見了小主人，竟認不出來。他勉強站了起來，東倒西歪了一陣，又暈倒在地上。

麵包和其他的更糟糕；只有貓不然，她坐在一張大理石凳上，神態很清楚。她這時連忙跳下地來，微笑着走到梯兒梯兒身邊。

她說道：『我等您好久了，因為我同這些下流東西在一起，真不自在。他們一上來拼命喝酒，喝過就唱的唱，跳的跳，吵的吵，打的打，鬧得人簡直受不住，後來一齊醉倒，我倒歡喜了。』

兩個孩子稱贊她一番，說她為人怎麼好怎麼好。而事實上哩，



倒也並不就是她的成功，因為她再強硬也強硬不過牛奶；不過天下事是這樣，往往好人無好報，惡人到得了便宜。

特勒梯親親熱熱地吻過兩個孩子，又來討光的歡喜。

她假哭道：「我真受罪死了。讓我出去一刻兒吧；我獨自一個，或者自在一點。」

光全不懷疑，就滿口答應了她；貓兒立刻披上大衣，戴好帽子，把軟灰皮鞋的筒子直拉上膝頭，打開門往森林裏跑了。我們往後就會明白，特勒梯那奸賊爲什麼那樣高興，她又設了什麼害人的毒計。

隨後幾天，兩個孩子和光總在一間四壁全鑲着鑽石的大屋

子裏用飯。僕人們微笑着忙來忙去，好菜甜糕一碟又一碟地送來。

飯後，我們的小朋友們便打呵欠伸懶腰了。冒險過後，他們總是很早就想睡覺；光爲人好，凡事替人想得週到，使他們過得同在地球上一樣舒服。因想不打破他們的習慣，免



第十五圖 貓兒立刻披上大衣，打開門往林裏跑了。



防害他們的健康，她把牀放在廟裏比較黑暗的地方，這樣可以作爲夜晚了。

他們到自己的臥室去時，每號房間都要經過。先要經過一些人類知道的光，以後還要經過一些人類不知道的光。

那兒有許多大理石的大屋，都是金碧輝煌的，滿屋的光線又白又強，孩子們見了簡直睜不開眼。

光對梯兒梯兒說道：『那是富之光。你看多麼危險。像住在這種光線下的人，不久就會弄瞎了眼睛的，那地方絕對找不着柔和的陰處。』

她即刻就催他們快走，去看看窮之光，使眼睛不給富之光弄



瞎。兩個孩子在這地方，覺得好像到了自家的草屋裏一樣，一切都
很恬靜很僕質。光線弱得又純淨又清朗，但好像時時又會放着異
樣的光彩。

其次，又到了「詩人之光」那兒，他倆都很歡喜，因為那光線
五顏六色，像虹一樣好看；走過那兒，就能看見許可愛的圖畫，可愛
的玩具，但是又都拿不到手。兩個孩子一面歡笑着，一面跟住鳥兒
蝶兒追，但手一碰着，那東西轉眼便不見了。

梯兒喘着氣，跑回光身邊說道：「唔，我決不這把什麼東
西都打走了！我真不懂！」

光答道：「你以後會懂的；如果你真能完全懂得，那末，在人類



中能認識青鳥的人，你也就算其中的一個了。」

我們的朋友離開了詩人的領域，又到了「讀書人之光」那兒，這光在知與不知的光中間。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我們走吧。這煩死了。」

老實說，他是有一點害怕了，因為這些光在許多冷硬單調的圓弓門內，圓弓門上不時有許多亮光照出一條條的線紋，亮光閃一次，就可以看見許多如今還不知名的東西。

過了這些圓弓門，就到了人類不知之光那兒；梯兒梯兒本來很想睡，眼睛睜也睜不開，這時也忍不住只顧稱讚這照耀得紅紅綠綠的廳堂了。廳堂裏有許多紫色的柱頭，完全是極深的紫色，有



光 寺

一六八

許多紅色的走廊，完全是極淡的紅色，要單看一種，簡直難於看清。最後，才到了滑溜溜的黑光那兒，人類叫牠作黑暗，因為人類的眼還看不見牠的本身。兩個孩子到了這兒，便立刻倒在軟軟的雲牀上睡着了。



第七章 墓地

兩個孩子不去找青鳥的時候，便在光廟裏玩；這地方當然使他們很高興，因為廟後的花園野地也同金殿銀樓一般奇麗。

有的樹葉又厚又大，他倆簡直可以躺在上面；風把樹葉吹動，兩個孩子便像生在吊牀裏面一樣搖動起來。這地方一年四季都是夏天，也沒有夜；不過，由各種不同的顏色，也可以知道時間的早遲：時間分紅的，白的，青的，紫的，和黃的；按時不同的花木鳥蝶，香味的變化，使梯兒梯兒和蜜梯兒總感到驚奇。他倆還得到許多玩具。玩倦的時候，就躺在蜥蜴的背上，那兒的蜥蜴有船那麼大，在花園



的小路，在白得像糖一樣的沙上飛跑。口渴的時候，水便在大花杯上注一些水，兩個孩子直接從水仙，鬱金香，牽牛花瓣裏喝水。餓的時候，就自己摘些美味的菓子來吃，那些菓子，吃得出光的香味，吃得出陽光的馥郁。

一叢矮樹之間，還有一個白大理石的水池，那水具有一種魔力，清亮的水不但能照見人的面容，還能照見人的靈魂。

只有貓說『這是一種可笑的發明，』抵死也不肯走到那池子旁邊去。

親愛的小讀者們，你們當然同我一樣，都知道她的心腸如何，她不肯到那兒去，當然沒有什麼奇怪了。你們一定也知道我們那



忠心的太羅是不怕到那兒去的。因為只有靈魂不變的動物，他不怕給人看見他的心腸的。好狗除了慈愛和忠誠，別的是不知道的。梯兒梯兒在魔鏡那兒看時，幾乎常常看到那華麗的青鳥，因為他腦裏終日都想着那可愛的雀兒。他看過以後，總跑到光面前去求她：

「告訴我，他在那兒吧！……你是什麼都知道的，告訴我，那兒可以找到他吧！」

但她總用一種神秘的口吻答道：

「我什麼也不能告訴你。你須得自己去找我。」她吻過他後，又補上說，「別愁，你受過幾次磨難，離他已經不遠了。」



墓 地

一七二

後來，有一天，她就對他說道：

「我接着仙人白里侖送來一個信，她說青鳥或者藏在墓地那兒……似乎是墓地上有一個把他藏在墳墓裏……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我怎麼辦才好哩？」

「很簡單：到半夜，你轉轉那顆鑽石，就可以看見那些死人從地底下出來。」

光說着這幾句話，牛奶、水、麵包和糖就一齊咬住牙齒，害怕起來。

光對梯兒梯兒低聲說道：「別管他們，他們是怕死人的。」

火跳道：「我不怕！從前我還燒他們哩；那時候，真比現在有趣。」



得多。」

牛奶泣道：「我覺得要變了。」（牛奶變酸，表示壞了，和人死了一樣的意思，恐怕讀者一時誤會，譯者在這兒註明一下。）

狗混身戰慄着說道：「我不怕，不過，如果你逃跑……我也要跑的……而且很高興這樣……」

貓撫摩着鬍子。

她又用往常那種神秘的口吻說道：「我知道哩。」

光說道：「別說話。仙人說怎麼就是怎麼的。你們都同我在一起，守在墓地門外，兩個孩子單獨進去。」

梯兒梯兒不大歡喜。他問道：

墓地



「你不同我們一齊進去嗎？」

光說道：「不去。那樣的日子還沒有到哩。光是不能到死人的所在去的。况且，根本不用害怕。我不走遠；凡愛我而我也愛的人，隨時都可以找到我……」

她話未說完，兩個孩子週圍已經變了樣。奇怪的光廟，華麗的花朵，富麗的花園，都不見了，週圍是一所荒涼的小墓地，這時刻月光也很黯淡。孩子們身邊就是一些墳墓，墓上滿生着草，前面豎着木十字架和石碑。梯兒梯兒和蜜梯兒怕極了，兩人緊緊地抱住。

蜜梯兒說道：「我害怕啊！」

梯兒梯兒其實也怕得索索地抖，但不願表示自己膽小，強說



道：「我從來不害怕的。」

蜜梯兒問道：「我說呀，死人都很壞嗎？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不，他們又不是活人！」

「你看見過沒有？」

「見過的，好久了，還是我很小的時候……」

「是什麼樣子呀？」

「混身都是白的，樣子很呆板，很冷酷，並且不會說話……」

「我們是去看去嗎？」

梯兒梯兒聳了聳肩頭，本想不變聲色，但是再也做不到了，他

答道：



「自然咯，光這樣說的呀！」

蜜梯兒問道：「死人在那兒呢？」

梯兒梯兒這才鼓住氣四圍看了一下，因為直到這刻兒，他倆還沒有敢動過一下哩。

他說道：「死人就在這兒，在這些草上面，大石頭下面。」
梯兒梯兒指着石碑問道：「這是他們住屋的門碼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天氣好的時候，他們出來嗎？」

「他們只能夜晚出來。」

「爲甚麼呢？」



「因為他們都穿着夜服。」

「下雨天他們也出來嗎？」

「下雨天他們等在家裏。」

「他們家裏好嗎？」

「人說是很不舒服。」

「他們有小孩子嗎？」

「自然有，死掉的就是他們的孩子。」

「他們喫什麼過日子呀？」

梯兒梯兒在未回答以前就不想了。既做蜜梯兒的哥哥，就應當什麼都知道；但是她的問題却時常難住他。他因之想到，死人既



道：然住在地下，地上的東西他們當然不能喫，所以他就很確定地答

「他們喫樹根草根過日子！」

蜜梯兒聽了很滿意，又回到了久已佔踞她那小腦兒的大問題。

她問道：「我們會看見他們嗎？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當然會看見的，我轉轉這鑽石，什麼都可以看見。」

「他們會說什麼呢？」

梯兒梯兒不大耐煩了：



「他們不說話，什麼也不說。」

蜜梯兒問道：「他們爲什麼不說話哩？」

梯兒更爲難了，只含糊地答道：「因爲他們沒有什麼話可說。」

「爲什麼沒有話可說哩？」

這時候，小哥哥再也不耐煩了。聳了聳肩，打了蜜梯兒一記巴掌，怒喝道：

「你真討厭……！」

蜜梯兒駭慌了。既然這樣受氣，她就把手指含在嘴裏，以後再也不說話！但是一陣風吹來，樹葉簌簌地響起來，兩人又感到了孤



幕地

單，又害怕了。只好重行緊緊地抱住，談起話來，想忘掉害怕的心理。

蜜梯兒問道：「你什麼時候轉那鑽石哩？」

「你聽見光不是說過，叫我等到半夜嗎？到半夜，可以少打擾他們一些；因為那時候他們正要出來呼吸空氣……」

「還沒有到半夜嗎……」

梯兒梯兒轉過去看看教室上的鐘，簡直不敢答話，原來指針

正指着那個時刻。

他吶吶地說道：「聽聽……就要敲了……咯……你聽見

嗎……」

這時鐘就敲了十二下。



蜜梯兒駭昏了，只顧碰着腳，哭泣道：

『我要走了！……我要走了！……』

梯兒梯兒雖然也駭慌了，仍能說道：

『別走……我就轉鑽石了……』

蜜梯兒喊道：『不，不，不！小哥哥呀，我怕極了！……別轉吧！……我要走了！……』

梯兒梯兒想舉手，却舉不起來；他想轉鑽石，但蜜梯兒用力吊住他的手臂，一面大聲喊着：

『我不要看死人！……一定害怕得很！……我不能看！……我害怕極了！……』



墓 地

可憐的梯兒梯兒其實也同蜜梯兒一樣害怕，但每次遭逢磨難，他的意志和勇氣便強硬起來；我努力克制自己，決沒有什麼能使他失敗的。這事候鐘又響了。

他喊道：『時候過了！是時候了！』

他下了最後的決心，丟開蜜梯兒的手，轉轉那顆鑽石……

兩個可憐的孩子又遭受了一刻兒可怕的靜寂。他們才看見十字架動了，墓開了，石板也起了……

蜜梯兒把臉緊緊地靠住梯兒梯兒的胸膛。

她叫道：『他們出來了！在那兒……在那兒啊……』

勇敢的小傢伙受不住這樣的難過。他緊閉住眼，靠在一棵樹



上，覺得昏倒在地。他這樣子站了一分鐘，在他簡直好像一年，不但不敢動，呼吸也不敢呼吸。這以後，他就聽見鳥兒的叫聲；又有一種溫暖的香味撲鼻而來；手上頸上都感到夏天的暖陽。現在是不怕了，但是一時又不能相信這樣的奇蹟，他睜開眼看了一回，又快活的閉上了眼讚美。

從墳墓裏出來了許多鮮艷的花。散得四處多是，路上也有，樹上也有，草上也有一望無涯，好像一直連住了天。那些都是盛開的玫瑰，花心袒露着，包圍了梯兒。梯兒一身的暖陽，便從那黃金似的花心裏送出來。玫瑰四週，鳥兒叫着，蜂兒嘈着。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我真不信了！真不可能！墓和石碑一齊到那



墓地

兒去了呀？」

兩個孩子歡喜不盡，便手挽手在墓地裏走，墓地連路也沒有，原來四處無不是遍開奇花的花園。才受過驚駭，能得這樣，他倆簡直快樂到了無比的地步。他們本想到奇醜的骷髏會從地底下爬出來，跟住他們追，向他們做怪臉；他們想盡過一切可怕的事。但現在，眼前的事實是這樣，他們聽人說的只是一篇謊語，死人是根本沒有的。他們不看見死亡，只見永生永續，只是隨時有新的形式出來。萎謝的玫瑰散佈花粉，又生了別的玫瑰，落下的花瓣，還送出一美好的香味。花謝果結，蟲死蝶生。世間無所謂死滅……只有隨時的變化。



許多美麗的鳥兒圍住他們。其中並沒有走鳥，但他們所發現的已經很夠了，不願再求什麼了。他們只反復地驚喜道：

「沒有死的……沒有死的……」

墓
地



森
林

第八章 森林

梯兒和蜜梯兒睡上牀，光吻過他們，就走開了，因為她身上終天都放着光，怕打擾他們的渴睡。

大概一定是半夜了，梯兒正夢着青孩兒們，突然覺得臉上有一隻軟腳爪在摸來摸去。他很吃驚，立刻駭得翻爬起來，看見他的朋友特勒梯一雙亮眼在暗中發光，才安了心。

貓湊在他耳朵邊說道：「喝！喝！別驚醒別人。如果我們能够偷逃出去，不給人看見，今晚一定能捉到青鳥。啊，我最親愛的主人，我寧肯犧牲我的性命，我想了一條妙計，我們一定能夠成功。」




那孩子吻過特勒梯，便說道：「但是，光很歡喜幫助我們哩！況且，我不聽她的話，真很害羞……」

貓急道：「假如你告訴她，什麼都完了，相信我吧。照我說的做，一定成功的。」

貓一面說着這幾句話，一面就替梯兒、梯兒和蜜梯兒穿衣服，原來蜜梯兒聽見他們說話，也早醒了，要同他們一齊去。

梯兒、梯兒怨道：「你懂什麼。你人太小了；你不知道我們這樣是幹什麼壞事……」

但狡猾的貓答辯了許多理由，甚至說所以找不着青鳥，完全是光不好，因為她成天總是亮晶晶的。於是他們在黑暗中去找，一



定可以找到給人幸福的青鳥。壞貓兒
兒五體投地，早忘了自己犯了不聽話的過失。特納梯說的話，一句
句說服他，甚至覺得這是一種勇敢的行為。他的意志薄弱，決抵抗
不了這些花言巧語，就此聽了她的話，歡歡喜喜地走出廟門了。可
憐的小傢伙，如果他早知道前面的危險就好了！

三人在雪白的月光下走過了許多田地。貓似乎興奮極了，什
麼也不管，只顧滔滔不絕地說話，並且走得非常快，孩子們簡直追
不上她。

她說道：「這回，我們一定可以找到青鳥了，我敢斷定！我在大
森林裏每棵樹都問過了；他們知道他，因為藏他的，就是他們。並且，



我想大家都到這兒來一次，已經叫兔子到會上去請重要的動物了。」

走了一點鐘光景，到了黑林的邊上。另非轉向一條路上走的時候，才看見遠遠有人急忙向他們這邊走過來。特勒梯彎了背：她覺得又是她的生死冤家來了。她氣得戰慄起來：他又來破壞她的好事嗎？他已經曉得她的計劃了嗎？這最後一刻兒，他又來救孩子們的性命嗎？

她靠在梯兒梯兒的身上，低聲說道：

「我真過意不去，又要說我儂的好狗兒。真糟糕，他在這兒，我們一定失敗。人人同他都不對，就是樹木們同他也不好。叫他回去



吧！

森
林

梯兒梯兒向狗揮揮拳頭說道：「你這醜東西滾開！」

忠實的好太羅原來因為疑心特勒梯才來了，聽了這些話，真難過極了。他想哭，並且跑得氣都喘不過來，什麼話也說不出。

梯兒梯兒又說道：「我叫你滾開！我們不要你在這兒，這就完了……你真是個討厭的東西……！」

狗兒向來是服從的動物，在往常，他一定早已走開了；但這回他的感情告訴他，這是如何重大的事情，所以他仍站着不走。

貓又低聲對梯兒梯兒說道：「你就讓他這樣不聽話嗎？用棒打他呀！」



梯兒梯兒就聽貓的話打狗兒。

他說道：「這教你以後聽話一些！」

可憐的狗被打得叫號起來；但他的犧牲是無限的。他走到小主人面前，拉了他的手，一面喊道：

「你打了我，我要吻你啊！」

梯兒梯兒原是心腸很好的小傢伙，這時真不知怎辦才好了；貓在一旁只顧像一個野獸一樣的咬牙切齒。幸好親愛的小蜜梯兒干涉梯兒梯兒的行爲了。

她辯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；我要他在這兒。太羅不同我們一起，我就害怕。」



時間是短促的，他們立刻就決定下來了。

貓暗自想道：「我另外想個法子趕開這白痴罷！」她就轉向

狗兒，很嚴肅的說道：「你同我們在一起，我們真歡喜！」

他們這才走進森林，兩個孩子靠在一起，一邊是貓，一邊是狗。大家都被黑暗和沉靜駭住了，話也不敢說，直等到貓兒叫了起來，大家才安心了一些，貓叫道：

「到了！轉鑽石罷！」

鑽石發出光來，他們才看見面前的怪東西。原來他們站在森林中一塊大園地那兒，古木參天。許多很寬的大路在綠陰的森林中構成一顆亮星。一切都很靜寂；但突然間樹葉簌簌地響了起來；



樹枝像人手一樣的動着；樹根也從地底掙出來，像人一樣站着；空中又霹靂地響了一陣，樹幹都破開了，樹的靈魂走了出來，一個個全像一些可笑的人形。

有的慢慢從樹桿裏走出來，有的連忙拔步就跳；大家一齊包圍了我們的朋友，好像有什麼話說。

會說話的白楊好像四喜雀一樣喳喳叫道：

「小人啊！我們可以同他們談話了！不說話，真悶死了……他們是從那兒來的哩？……是什麼人呀！」

他就這樣滔滔不絕地儘說。

菩提樹原是個有趣的胖子，這時含着煙斗，慢慢走了過來；自



負的栗樹把玻璃鑲在眼裏，呆望住孩子們。他穿着一件綠絲繡紅花和白花的衣裳。他覺得兩個孩子太窮相，就輕蔑地走開了。

白楊是向來妒忌他的，說道：「他在城裏住過，以為自己了不得！還輕視我們哩！」

柳樹是個可憐的小傢伙，拖着一雙比腳大了幾倍的木屐，走過來便哭道：「哎，天啊，哎，天啊！他們要把我的手脚砍去當柴燒咧！」

梯兒梯兒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住地向着貓兒：

「這是什麼人……那是什麼人……」

特勒梯就把顆顆樹的靈魂介紹給他。

那兒有矮小的榆樹，肚皮很大，身體又灣又矮；有漂亮活潑的



掬樹還有手脚不停的赤楊，穿着一件白寬袍，就像夜宮裏的魔鬼。生得最高的是松樹，身子又細又長，梯兒梯兒簡直看不見他的臉；不過他似乎很不快樂，並且很斯文，他身邊便是柏樹，混身着黑衣，到着實駭了梯兒梯兒一跳。

還算好，並沒有十分可怕的事出現。樹子們，因為能說話，都歡喜得只顧嘮叨；我們的小朋友正要去問他們，青鳥藏在那兒的時候，大家都不聲不響了。大家很尊敬地鞠了躬，站在一旁，讓一棵老樹過去，那老樹穿着繡綠草的花衣，一隻手拿着一根柺杖，一隻手伏在一棵小橡樹的肩上，那小樹彷彿是他的領路的，原來老橡樹是瞎了眼的。他的白鬚在風中飄動着。



梯兒梯兒看見他頭戴寄生樹的五冠，便暗自說道：「一定是皇帝！我去問他森林中的秘密。」

他正走過去問他，就驚喜得站住了；原來青鳥就在他眼前，坐在老橡樹的肩上。

孩子喜道：「青鳥在他這兒！快些！快些！就給我吧！」

抖得很厲害的樹木齊說道：「靜些！閉住嘴！」

貓說道：「梯兒梯兒，把你的帽子脫下來。這是老橡樹！」

可憐的孩子脫下帽子一下，立刻聽從了他的話；他不知道當頭的危難，老橡樹問他是不是樵夫梯兒的兒子，他立刻就回答道：

「先生，是的。」



橡樹氣得戰慄起來，立刻就謾罵梯兒梯兒的父親。

他罵他：「只是我一家人，你父親就殺了我六百個兒子，四百七十五個叔叔，一千二百個兄弟姊妹，三百八十個媳婦，一萬二千個孫子！」

不用說，他因為忿怒，不免過甚其詞，多說了一些；但梯兒梯兒就這樣靜靜地聽着，也不防避一下，並且很有禮貌地說道：

「先生，我打擾您，請您原諒……貓說是您能告訴我們青鳥的所在。」

橡樹知道這兒大家都知道人和動物的事。他猜到貓的妙計，暗地裏笑了一下，好生歡喜，因為他早想報復人類亂砍樹木的仇。



恨了。

那孩子繼續說道：「是爲仙人白里侖的小女兒的，她病很重哩。」

橡樹攔住他的話頭說道：「夠了！我還不聽見動物們……他們在那兒？……這樁事於他們的關係，比我們還大……我們樹木們，不能單獨處理這必須的手段。」

松樹由別的樹頭上看過去，說道：「他們已經來了！跟在兒子的後面……我能夠看見馬，水牛，公牛，牡牛，狼，綿羊，豬，山羊，和熊的靈魂了……」

動物們現在都到了。他們都只用前脚走路，並且穿着人的衣



裳。後來就很嚴肅的排成一個圓圈，除了山羊在小路上跳來跳去，豬想在新出地面的樹根中找些好食料，其餘的都排在內。

橡樹問道：『都到齊了嗎？』

兔子說道：『母雞離不開她的蛋，野兔跑出去了，鹿子的角痛，狐狸在害病——這是醫生的證明書——鵝不知道，火雞心緒不好，亂飛了……』

梯兒梯兒低聲對蜜梯兒說道：『看他們不可笑嗎？我看他們正像有錢人家孩子聖誕節的玩具。』

兔兒把帽子歪戴在大耳朵上，穿一件繡花衣裳，鼓掛在面前，樣子尤其使他們好笑。



這時候，橡樹正對他的弟兄樹獸們解釋他們的地位。狡滑的特勒梯打算的一點不錯。

橡樹說道：「你們面前這個孩子，借從了大地偷來的魔力，能把青鳥偷去，我們畢生的祕密，就會被他發現了……現在我們知道，如果這些人知道我們的祕密，他們一定就會不客氣的對我們……猶疑不單是蠢，而且是錯誤的舉動……這是緊要關頭；總要及早下手弄掉這個孩子才對……」

梯兒梯兒不明白老樹說些什麼，便問道：「他說的什麼？」

狗兒在橡樹身邊走來走去，這時候咬牙切齒的怒視着他。

他怒道：「你這老鬼，你看見我的牙齒嗎？」



拘樹急道：「他太無禮了！」

橡樹怒喊道：「趕他出去！他是個叛徒！」

貓對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我告訴你的什麼話？什麼都讓我來處治……只把他送走再說吧。」

梯兒梯兒對狗說道：「你走吧！」

太羅求道：「讓我把這老叫化的拖鞋咬爛再說！」

梯兒梯兒攔不住他。太羅知道這時的危險，簡直怒不可當；如果貓不把仍站在遠處的長春籬叫過來，他一定能救他的主人出險。好狗兒痴子般只顧亂跳亂咬。又向長春籬喝道：

「你敢，你就過來，你這鬼頭！」



旁邊的人都怒極了；橡樹看見他的大臣受辱，臉也氣白了；樹獸也都恨極了，但是，他們人雖然多，誰也不敢出來爭口氣；如果狗兒依然任性做下去，定能駭倒他們。莫如梯兒廢阻他；他突然又恢復了馴服的本能，在主人腳邊睡下了。這就是如果不審慎，好德性往往被看作錯事。

這時候，兩個孩子便失蹤了。長春籐緊纏住狗，拖到栗樹後，攔在最大的樹根上。

橡樹雷響一般的喊道：「現在我們可以慢慢商量了……這
是我們審判人類的第一次，我敢說，我們受過這許多說不出的痛苦，對他們加以懲戒，決沒有人會來質疑……」



大衆齊叫道：

「死刑！死刑！死刑！」

可憐兩個孩子起初還不明白他們鬧些什麼，因為樹獸們有一種專門的話，聽不大清楚；況且，天真的孩子決想不到這樣殘酷的事！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他們幹什麼？他們不高興嗎？」

貓說道：「別驚慌，只因為春天遲遲不來，他們有些氣惱……」

她又同梯兒梯兒談着空話，使他聽不見他們商量些什麼。

老實的孩子聽她亂說，別人却正在商量着怎樣處治他是最好最不危險。公牛提議用角把他們刺死；榆樹願意用最高的樹枝



來吊死他們；長春籐已經早打好一個活結了。松樹願出木料做棺材，柏樹願作墳上的標記。

有一棵柳樹說道：「最簡單的方法，還是把他們淹死在河裏。」

豬怨道：「照我想，這個姑娘該拿來吃……她的肉一定很嫩……」

橡樹喊道：「別吵了！我們應該決定的，是那一個先動手打！」

松樹說道：「這權利當然歸於你，我們的皇帝！」

橡樹說道：「唉，我年紀太大了！我眼又瞎，又沒力氣！我長青的好兄弟，這個榮譽給你，你來先打他們！」



但是松樹又謝絕了這種榮譽，說他已經得到木料出他們的棺材，他不願多求，引起別人妒忌。他提議讓給榆樹，榆樹的枝子最會打人。

榆樹說道：「話不是這樣說。你們知道，我已經給蟲蛙壞了！問榆樹和柏樹吧。」

榆樹又呻吟起來：說昨晚有隻田鼠咬壞了他的大腳趾，現在站也站不直；柏樹也推託了，白楊說他害病，正在發寒熱。因此橡樹起了怒火。

他叫道：「你們怕人！就連徒手無用的孩子都怕！……好的，我就獨自個來，我又老又瞎，我還是來打這世代仇敵吧！……他在那



兒？……」

他用棍子探路，向梯兒梯兒這邊走來，一面怒罵着。

我們可憐的小朋友這時候很害怕了。原來貓突然離開了他們，說是去調解這場亂子，一去就不回來。蜜梯兒依偎在他身邊直抖；他在這些惡人之罰，漸漸知道他們的忿怒，覺得十分孤獨和不安。他看見橡樹凶狠狠地走過來，他立刻掏出裁紙刀，裝着大人的神氣。

他叫道：『我勝不過他嗎？這拿大棒的老賊！』

樹子們才看見那把刀，看見人類的利器，就跑去拖橡樹轉來。爭執了一番；老皇帝究竟因為年紀大，只有把棍子丟了。



他喊道：「我們真害燥！真害燥啊！讓動物們來幫你們吧……」
動物們早預備這樣！大家都想一齊來報仇。幸好因為大家太
激昂，秩序很亂，小的那個孩子一時還沒有遭毒手。

蜜梯兒尖聲怪叫着。

梯兒梯兒盡力保護她，一面說道：「別怕，我有刀哩。」

相風鳥說道：「這小鬼頭不要命啦！」

豬貪望着蜜梯兒說道：「這一個我先吃。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我對你們到底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？」

山羊說道：「小人兒，沒有什麼。只吃了我的弟弟，我兩個姊妹，
三個叔叔，我的嬌嬌，我的祖父和祖母罷了……等着，等着，等你跌



倒的時候，你會知道我也生牙齒的……』

因此佔多數的羊和馬，只等小傢伙被人打倒，他們才來害他。他們正說着話，狡猾的狐狸和熊在梯兒梯兒背後攻了幾次，推倒了他。這時候，真危險極了。所有的動物，看見他跌倒在地，都想過來害他。好孩子一隻腳跪住，一面拔刀抵抗。蜜梯兒失望地叫着：這時間，突然黑暗了。

梯兒梯兒狂喊道：

「救命啲！救命啲！……太羅！太羅！……救人啊！……特勒梯在

那兒呀？……來啊！來啊！……」

貓的聲音可以聽見，但是看不見她在那兒。



她泣道：「我不能來！我受傷了！」

這許久，勇敢的梯兒拚命抵抗，但他寡不敵衆，知道自己已經十分危險，便又哀叫起來：

「救命啲……太羅！太羅……我支不住了……他們人太多

了……有熊……有豬！有狐狸！有松樹！又有桄樹……太羅！太羅！太

羅啊……」

狗兒拖着負傷的腿，跌爬過來，在樹和動物叢中殺開一條路，撲到他主人面前，衛護道：

「咯，我的小上帝呀！別怕吧！殺罷！我知道怎樣用牙齒哩！」

樹和動物們全大叫起來：



森 林

「叛徒……痴子……奸細……賊囚……蠢貨……鄙東
西……走開……他是死人……到我們這邊來……」

狗依然爭鬥着罵道：

「決不決不……我一個打你們全體吧！決不決不……忠於
上帝，忠於好人，忠於偉大的人……我的小主人，當心些，熊來了……
還當心公牛……」

梯兒梯兒重整精神，還是抵敵不住：

「太羅，我完了！榆樹打了我一棍！我手上流血了！」說着話就
倒在地上。「不行了，我支不住了！」

狗說道：「他們來了！我聽見人聲！我們有救了！光來了……有



救了！有救了！……看，他們害怕啦，退走啦！……有救了，我的小皇帝啊！……」

真的，光向他們這面來了；晨熹跟着她來，森林裏亮了。

她看見兩個小東西和太羅滿身傷痕，十分驚訝地問道：「怎麼的？……出了什麼事？怎麼，我可憐的孩子，你不知道嗎？快些轉鑽石呀！」

梯兒梯兒急忙照着她的話做了；樹木的靈魂立刻又各歸各的樹幹，樹幹的裂口也就封了起來。動物們的靈魂也不見了；除了遠遠有一隻牛和一隻羊在吃草，什麼也沒有。森林裏又太平了；梯兒梯兒很驚訝地只顧東張西望。



他說道：『沒有什麼事，不過狗兒……如果我沒有了那把刀……』

光覺得他已經受夠了責罰，就不再怪他了。況且，他冒這樣的險，她正覺得十分不安哩。

梯兒、梯兒、蜜梯兒和狗得慶更生，自然歡喜不盡，互相抱着狂吻過多次。一面還笑着數身上的傷痕，幸好傷痕都不重。

只有特勒梯還在那兒報怨。

她怨道：『狗把我的腳爪弄傷了！』

太羅覺得好像一口就可以把她吞下去。

他說道：『不打緊！有辦法！』



蜜梯兒說道：「醜東西，你離開她罷？」

一行朋友冒險之後，又回到光廟休息。梯兒想到自己不聽話，做錯了事，對於看見過的青鳥，一個字多不敢提；光却對兩個孩子說道：

「親愛的，這些事可以教訓你們，人類是獨當世界上一切的，別忘了這點。」

第九章 話別

自從兩個孩子出去旅行，不覺已經過了幾月；分別的日子就在眼前了。光近來很愁；她每天只愁着算日子，也不對動物們說什麼，其他也就不懂什麼幸與不幸的事。

我們最後一次看見他們那天，他們都在光廟的花園裏。光站在大理石塔上看他們，梯兒、梯兒和蜜梯兒就睡在她身邊。這十二個月之中，出了很多事；但是動物的頭腦簡單，生活上不惟沒有進步，反而後退了。原來麵包吃了許多東西，路也不能走，牛奶始終忠心於他，用一隻洛椅拖着他走。火的脾氣怪，見着人就吵嘴，誰也不



敢再同他一起，所以他現在十分孤獨，十分難過。水本來是沒意志的，到頭來給糖那些甜蜜蜜的條件迷住了，他倆現在已經結了婚；糖現在成了一副可憐相。好像變成了自己的影子，一天比一天小，一天比一天瘦，水自從結過婚以來，也失了她的美點，失了她的純潔。貓仍舊是個壞東西；我們的好太羅恨她到無法可想。

光嘆了口氣想道：『可憐的東西！他們接到生命那種利益，結果一點好處也沒有？他們跑了這許久，把他們圍在我那和平宮殿裏的許多怪東西，他們簡直沒有看見；不是這個同那個吵嘴，就是吃多了，到害病才肯住嘴。他們太蠢了。不會享受他們的幸福，不過，幸福要失去了，現在他們總會知道……』



這時候，一隻銀翅鴿兒飛來歇在她膝頭上。鴿兒頸上有個玉圈，圍上套着一張字條。這鴿兒原是仙人白里侖的信差。光打開字條，唸道：

「切記一年已過。」

光站起來，揮揮小杖，一切就不見了。

幾秒鐘後，大家又齊集在一垛高牆外面，牆上有一扇小門。晨熹的初陽從樹端射過來。光扶着梯兒，梯兒和蜜梯兒，他兩人都揉揉眼睛，驚訝地東張西望。



光對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怎麼？你不知道這牆和小門嗎？」
半睡半醒的孩子搖搖頭：「他什麼也記不起來了。」光又來提醒他。

她說道：「我們一年以前才離開牆裏那所屋子……」

「正好一年以前嗎？……唔，那末……」梯兒梯兒一面說，一面歡喜得拍起手來，連忙跑到門口。「我們一定要媽媽！……我立刻就要吻她，立刻就要，立刻就要哩！」

但是光攔住了他。她說時候還太早：媽媽爹爹都在睡覺，他能一下就把他們驚醒。

她又說道：「況且，時候不到，門是不開的。」



話 別

孩子問道：『什麼時候？』

光愁道：『分別的時候。』

梯兒梯兒急道：『怎麼說！你要離開我們嗎？』

光說道：『我一定要離開你們。一年已經過了。仙人就會回來』

問你要青鳥哩。』

梯兒梯兒喊道：『但是我沒有找到青鳥呀！那個記憶之鄉變』

黑了，那個未來王國又飛了，夜宮裏的全死了，墓地裏那些又不是

青的，森林裏的又捉不到！……仙人會發怒嗎？……她會說什麼

呀？……』

光說道：『親愛的，不要緊。你已經盡了力了。你雖然沒有找到』



青鳥，但是你這樣好，這樣膽大勇敢，應該是找得到的。」

光說這話的時候，臉上露出十分幸福的神情，因為她知道只要應該找得着青鳥，同已經找到了青鳥是一樣的；但是她又不能直說出來，因為這是一個美好的祕密，要梯兒梯兒自己去發現。她轉身對那些站在角落裏只顧哭的動物們說，叫他們過來吻兩個孩子。

麵包連忙把雀籠放在梯兒梯兒腳邊，張嘴說道：

「我以全體的名義，請求答應……」

火喊道：「你不該把我拖在裏面！」

水喊道：「秩序啊！」



話 別

火吼道：「我們自己還有嘴哩！」

糖叫着：「是的！是的！」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已至，同水連接了幾次吻，就此溶化，再也不見了。

可憐的麵包大聲喊叫，在喧嚷中，誰也聽不見他喊些什麼。光來干涉，叫他們靜下來。麵包這才說了他的最後幾句話。

他淒涼着說道：「我要離開你們了，我親愛的孩子們，我要離開你們了，你再也看不見活着的麵包了……從此之後，你能看見我們的生命那雙眼睛就緊閉了；不過，我總在麵包盆裏，或在架上，或在桌上，或在湯旁邊，如果要我這樣說，我確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，最老的朋友……」



火怒道：「那末，我怎麼哩？」

光說道：「別吵！時候過了……快些來同孩子們道別罷……」

火衝過來，抓在兩個孩子用力吻，吻得兩個孩子連聲呼痛：

「啊啊……烙着我了……」

「啊啊……烙燙壞我的鼻子了……」

水慢慢走到兩個孩子面前，說道：「讓我吻吻痛的地方，把牠

醫好吧。」

因此火的機會又來了。

他說道：「當心些，別弄濕了。」

水說道：「我又可愛又斯文，我對於人類十分和善……」



火說道：「你淹死的人怎麼說哩？」

但是水假裝沒有聽見。

她又說道：「愛小泉，聽小溪。我無時不在那些地方的。你傍晚坐在泉水邊上，試聽聽牠說些什麼……」

這時候她真快完了，原來她眼裏一陣陣湧出淚泉來，遍身都流到了。不過，她總算又恢復了常態：

「你看見水壺，就請想想我……你在關口瓶，茶杯，水池，龍頭裏面都可以我得着我……」

糖跛着走過來，因為他站也站不住了。他說了幾句如何如何難過的話，聲音很動聽，說過就住嘴了，至於眼淚，據他說，同他的性



第十六圖 她眼裏一陣陣湧出淚泉來，遍身都流到了。

情是不相投的。

麵包喊道：「哼！」

火叫道：「糖梅子！炒糖菓！蜜餞！」

除了兩個孩子覺得很難過，大家都笑了。

我們的英雄問道：「特勒梯和太羅到那兒去了？」

這時候，貓極狼狽的跑了過來！混身的毛亂了，衣服也撕破了，用手巾蒙着嘴，好像她患牙痛似的。她一路哭哭啼啼地呻吟着，就跟在她後面，一面罵，一面打。別的人衝過去拉他們，可是兩個世仇仍不放手，只顧你罵我打。貓說狗拉她的尾巴，在她飯裏放鍋渣，並且還打她。狗狂吠着抵死不承認。



TYLO FORGETS
H I M S E L F



第十七圖 狗就跟在她後面，一面罵，一面打。



他只顧說：「你打夠了。你打夠了，還要打幾下罷！」

但是突然他又站住不動了，他氣昏了，舌頭也雪白了。原來光告訴他，叫他吻兩個孩子，說是最後一吻。

可憐的太羅吶吶地問道：「最後一次嗎？難道我們要同這些可憐的孩子分離了嗎？」

他愁苦得什麼也不知道了。

光說道：「是的。你知道的時候到了……我們又要不能說話了……」

狗知道自己的不幸，這才真失望地哀叫起來，一面跳到孩子們面前，狂抱住他們：



他喊道：「不行！不行！我不答應……我不答應……我不答應……我永遠要說話……我自會好好的……你留我同你在一起，我要讀書寫字，我還要玩牌……我自會收拾得乾乾淨淨的……以後再也不到廚房裏偷東西了……」

他在孩子們面前跪了下來，一面哭泣，一面苦苦哀求，梯兒梯兒眼裏噙着淚，話也不說，太羅又想到一條絕計：他連忙跑到貓那兒去，強笑着吻她。特勒梯本沒有他那種犧牲精神，即刻閃避開，躲在蜜梯兒身邊。蜜梯兒天真地說道：

「特勒梯，只有你沒有吻過我們了。」

貓半吞半吐地說道：



「孩子們，我愛你們兩個的成度也很不錯哩。」
大家都靜默了一會兒。

光說道：「現在輪到我吻你們最後一次了……」

她說着，便散開她的幕圍住他們，好像這是最後一次用她的光輝籠照他們一樣。她這才同他倆親熱地長吻了一次。梯兒梯兒和蜜梯兒吊在她臂上不肯放。

他倆叫道：「不，不，不，光啊！同我們在這兒吧！……爹爹不會說什麼的……我們會告訴媽媽，說你怎麼怎麼好……你要到那兒去哩？」……

光說道：「我的孩子，不遠，我到靜物之鄉去。」

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『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要你走……』

但是光好像一個母親一樣，看了他們一眼，向他們說了許多話，他們永遠也不會忘記。直到後來，輪到他們做祖父祖母的時候，他們還記得，並且時常拿來講給自己的孫兒孫女聽。

以下便是光的說的那幾句動人的話：

『聽好，梯兒梯兒。孩子，記好，這世上你所看見的一切東西都是無始無終的。如果你有這種思想，更使這種思想發展，那末在任何環境之下，你總能知道說什麼，做什麼，希望些什麼。』

我們兩個小朋友哭了起來，她又和善地說道：

『我親愛的小乖乖，別哭罷……我又沒有水那種動人的聲

音；我只有亮光，人類不了解的亮光……但我又直照到他的死滅……別忘了一線月光，一顆星宿，晨熹日出，星星燈火，你靈魂上的光明思想，都有我在那兒對你說話……」

這時候，草屋裏祖父的鐘敲了八下。光站了一會兒，才低聲說話，她的聲音突然弱極了：

『再會了！……再會了！……時間到了！……再會吧！』

她的幕消逝了，她的微笑黯淡了，她的眼也閉了，她的身體也不見了，兩個孩子眼裏滿噙着淚，只看見一點微光在脚下漸漸消去。他們再轉身看別人……別人也是不見了……





第十章 醒後

梯兒爹草屋裏祖父那架鐘敲了八下；他的兩個孩子梯兒梯兒和蜜梯兒還睡在他們的小牀上。梯兒媽捲起衣袖，雙手又在腰部，站在那兒看着他們，覺得又好氣又好笑。

她說道：「我不能讓他們睡到正午的。來，起來，兩個小懶骨頭！但是推也沒用，吻他們，拉他們的被單也沒用；拉起來又倒在枕上，鼻子朝天，嘴張開，眼睛緊閉，兩腮鮮紅。」

後來在肋骨上打了一下，梯兒梯兒才睜開一隻眼睛喃喃說道：



「什麼……光嗎……你是在那兒呀……不行，不行，別走

開……」

梯兒媽笑道：「光！自然有光……早就有光了呀……你甚麼事了？……你好像完全瞎了似的……」

梯兒梯兒揉揉眼睛說道：「媽媽……媽媽！……媽媽！……」

「自然是我呀！……你爲什麼這樣呆望住我……難道我的鼻子翻了身不成？」

梯兒梯兒這時候完全醒了，但並不即刻回答媽媽的話。他太歡喜了！他好久不見媽媽了，媽媽是永遠吻不厭的。

梯兒媽很不安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哩？難道她的孩子神經



錯亂了嗎？這時，他又突然談起他同仙人、水、牛奶、糖、火、麵包、光，大家一路作長途旅行的事！他說他已經離家一年了……

梯兒媽怕極了，一面喊道：「你又沒有出這間房！我昨晚把你們安睡好，今早你們還在這裏呀！今天是聖誕節，你不聽見村裏的鐘聲嗎？……」

梯兒梯兒固執道：「當然是聖誕節，我去年聖誕節前一晚出去的，現在剛將一年……你不惱我吧？……你覺得難過嗎？……爹說什麼沒有？……」

梯兒媽想安下心來，便說道：「來，你還沒有醒哩！你做夢了！……起來把短褲短衫穿好罷……」

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哈囉，我的襯衫早穿好了！」

他翻身起來，便跪在牀上穿衣服，他母親只顧呆呆的看着他。小傢伙又吵道：

「如果你不相信我，去問蜜梯兒……啊，我你冒了那樣一次險……我們看見祖父和祖母……是的，在記憶之鄉……是路過那兒。他們死了，但是依然很好，蜜梯兒，不是嗎？」

蜜梯兒也慢慢醒來，同她哥哥你一句我一句的說個不休，說他們怎麼去看祖父祖母，怎麼同弟弟妹妹們玩得有趣。

梯兒媽簡直受不住了。她連忙跑到門口，大聲叫她的丈夫，她丈夫這時正在森林邊做工。



她叫道：「啊，親愛的，啊，親愛的！又像從前那幾個一樣，又要把他們丟了！……來吧！……快來吧！……」

梯兒爹手裏拿着斧頭，連忙走進草屋；聽他妻子的傷心話，兩個孩子又把歷險的事重說了一遍，並且問他一年中做了些什麼。梯兒媽哭道：「你看，你看！他們瘋了，一定能出亂子的；快跑去請醫生來罷！……」

但樵夫決不是因一點小事就驚惶失措的人。他先吻過兩個孩子，然後慢慢點着煙斗，才說他倆的氣色很好，用不着忙亂。

這時候，門響了一陣，一位隣居走進來了。她是一個矮小的老媪，手裏拿着一根柺杖，很像仙人白里侖。兩個孩子立刻跳過去，抱



醒後

住她的頸子，一面歡呼道：

『這是仙人白里侖！』

那鄰居的耳朵有點聾，她彷彿簡直沒有聽見他們喊些什麼，向梯兒媽說道：

『我來討個火去燒東西……今早真冷……孩子們，早上好呀……』

這時候，梯兒梯兒機警一些了。他當然歡喜再看見老仙人；但是，她聽見青鳥沒有找到，她會怎麼說哩？他決下心來，很膽大的走到她面前說道：

『仙人白里侖，我找不着青鳥……』



那鄰居驚訝得退了一步，一面問道：「他說什麼？」

梯兒媽因此又煩惱了：

「過來，梯兒梯兒，你不認識白林葛大媽嗎？」

梯兒梯兒對鄰居從頭到腳看了幾次，說道：「是的，當然是仙

人白里侖。」

那鄰居問道：「白……什麼？」

梯兒梯兒答道：「白里侖。」

那鄰居說道：「白林葛，你說白林葛罷。」

梯兒梯兒聽她指東說西，覺得有些討厭，便答道：

「大媽，不管白里侖還是白林葛，你歡喜什麼就是什麼，不過

我明白我說的是什麼……」

梯兒爹也受不住了。

他說道：「我們非得叫他們閉嘴不可了。讓我來打他們幾下。」
那鄰居說道：「別打；這值不得打。只是做夢的緣故罷了；他們一定在月光下睡……我那患病的女兒時常會這樣……」

梯兒媽暫時把煩惱丟開，問鄰居的女兒的病狀如何。

那鄰居搖搖頭，說道：「她總是那樣子……醫生說她神經上有毛病……我知道要什麼才能醫好她。她今早還問我要那東西做聖誕節禮哩……」

她歇了一會兒，看看梯兒，嘆了口氣，失望地說道：



「我有什麼法子呢？她簡直是妄想……」

別的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話也不說；他們都知道鄰居心裏的意思。她的女兒早就說過，只要梯兒能把他那隻白鴿給她，她的病立刻就會好；但是梯兒太愛那隻白鴿，怎麼也不肯給人……

梯兒媽對她的兒子說道：「唔，你不能把你的鳥兒給那可憐的小東西嗎？她想死那隻雀兒了……」

梯兒敲敲頭，似乎他們說的話簡直太驚人了，他喊道：「我的鳥兒！」他又重複喊道：「我的鳥兒真的，我簡直把牠忘了！……還有鳥籠哩！……蜜梯兒，你看見鳥籠嗎？……就是麵包拿



的那個……是的，是的，就是這個，還在那兒，還在那兒！

梯兒梯兒簡直不信自己的眼睛了。他連忙搬了一張椅上，放在鳥籠下面，一面爬上一面說：

『我當然要給她，當然要給她！……』

他又驚訝得動也不動了。

他說道：『怎麼，是青的！就是我那隻鴿兒，我出去，他就變青了！』
我們的英雄跳下椅子來，歡喜得亂跳亂喊：

『這就是我們要找的青鳥！我們跑了千里萬里去找，他就在這兒！……牠就在這兒，在家裏！……啊，可是多奇怪呀！……蜜梯兒，你看見鳥兒嗎？光會說什麼哩！……白林葛大媽，快些拿去給你女



兒罷！……

他說話的時候，

他媽媽又倒在他爹

爹懷裏泣道：

「你看……你

看……他又壞了……

他瘋了……」

這時候，鄰居白

林葛滿面喜色，雙手

捏着，只顧道謝。梯兒

醒後



第十八圖 這就是我們要找的青鳥，我們跑了千里萬里去找，他就在這兒！



梯兒把鳥兒給她的時候，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她把那孩子摟在懷裏，感激與歡喜得哭泣起來。

她只顧說道：「你給我嗎？你就這樣給我，一點酬報都不要嗎？……好天，她會怎樣的歡喜啊！……我飛了！我飛了！……我立刻就回來告訴你她說些什麼……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是的，是的，快去，因為有的常常會變色！」

白林葛跑了出去，梯兒梯兒把門關上。他這才轉過身來看看房門，又看看牆壁，無處不看到，露出十分驚訝的神色。

他問道：「爹爹，媽媽，你們把房子怎麼弄的？依舊那間房子，可是漂亮了許多。」



兩老昏了，互相看了一陣；小傢伙又繼續說道：

「唔，是的，什麼都刷新過了，看起來都像新的；什麼都乾淨清爽了……看窗外的樹林……多大多好呀……真覺得什麼都是新的了……在這兒，我覺得真快活，啊，我覺得真快活！」

看樵夫兩口子簡直不知道兒子怎麼弄的；但是我親愛的小讀者，你同梯兒、梯兒和蜜梯兒在一起見過他們的美夢，一定能想到他們的眼光怎會變成這樣。

這並不是仙人在夢中無緣無故的用符呪給他開了真眼。他明白了怎麼去看一切的美處；他經過許多磨難，增加了他的勇氣；因為在找尋青鳥，找尋能給仙人的女兒幸福的幸福之鳥，他的氣

量大了，他的天性好了，給人快樂，他自己就滿心愉快。因為旅行了許多奇怪的幻象似的無涯之境，他的心胸闊大了。

那孩子以為一切都比以前美好，並沒有錯，因為一切對於他純潔的充分的了解，應當是比從前美好許多許多的。

這時候，梯兒仍在歡天喜地的欣賞草屋。他靠近麵包盆，同麵包說幾句親熱話；又太羅正睡在草窩裏，他又跑到太羅那兒，對於他在森林中的格鬥，誇獎一番。

蜜梯兒又站下來打特勒梯一下，特勒梯老在爐上打瞌睡，蜜梯兒又說道：

「唔，特勒梯呀……我看你知道我，不過你不說話了。」





梯兒梯兒又用手摸摸頭。

他喊道：「嚇，鑽石不見了！……誰把我的小綠帽兒拿去了？……不要緊，我也不要了！……哈，火在那兒！先生，早上好呀！他又要使水發怒了！」他又跑到水管那兒，把龍頭轉開，身體伏近水那邊。「水，早上好，早上好呀！……她說什麼？……她說話是還說的，可是我不懂了！……啊，我多麼快活呀，我多麼快活呀！……」

蜜梯兒喊道：「我也快活，我也快活啊！」

兩位小朋友便牽着手，在廚房裏跑來跑去。

梯兒媽看見他們這樣精神，這樣有生氣，稍稍安心一些。況且，梯兒爹那樣安定。他一面吃着湯，一面笑道。



「你看他們因為快活過，玩鬧起來了！」

可憐的他自然不知道一場奇夢，不但使他的孩子，因為快活過再來玩鬧，而且還使他們現在也快活，這才是最重大最難的教訓哩。

梯兒梯兒遙望着窗外，對蜜梯兒說道：「我最歡喜光。你可以看見她在森林那邊。今晚，她又會在燈裏了。啊，親愛的，親愛的，這一切多可愛，我多麼歡喜，多麼歡喜……」

他站定了靜聽。大家也就跟他靜聽。他們聽見歡笑的聲音；聲音漸漸近來了。

梯兒梯兒喊道：「是她的聲音！讓我去開門！」



事實是小姑娘同她的母親白林葛來了。

白林葛媽媽快樂道：『看看她。她會跳了，會舞了，會飛了！真是神力！她才看見那隻鳥兒，便跳了起來，像這樣……』

白林葛媽媽怕跌倒，攢壞自己的灣鼻子，只好慢慢的跳，學樣兒。

孩子們拍着手，大家一齊歡笑起來。

小姑娘在那兒，穿着一件很長的白睡衣，她睡在牀上病了幾個月，現在又能站在地上，自己真覺得十分驚訝。她微笑着，把梯兒的鴿子抱在胸口。

梯兒梯兒先看看那孩子，又看看蜜梯兒。



他問道：「你不以為她很像光嗎？」

蜜梯兒說道：「她小得多。」

梯兒梯兒說道：「小是真小一些。可是她會長大的呀……！」

三個孩子就在雀兒嘴前放了些食物，這時候，大人們的心也安了，看着他們微笑。

梯兒梯兒喜溢眉宇。我不瞞你們說，親愛的小讀者，那鳥兒根本沒有變色，只因爲很愉快，他眼裏自己生了一種青色的感覺。這沒有什麼關係！梯兒梯兒不知道這一點，他倒發現了光的大秘密：求幸福者必先給人以幸福。

但是這時候又出事了。人人都慌亂了，孩子們叫了起來，大人



們丟開了手，連忙跑到門口去。原來鳥兒突然逃了！他很快的飛去了。

小姑娘哭道：『我的鳥兒啊！我的鳥兒啊！』

梯兒梯兒第一個跑到屋梯那兒去，得意的走了回來。

他說道：『好了！別哭了！他還在屋裏，我們一定能找着他。』

他吻了小姑娘一次，小姑娘便又開了笑顏。

她問道：『你一定能找着他嗎？』

好朋友很決斷的說道：『相信我。我現在知道他在那兒了。』

我親愛的讀者，你自然也知道青鳥在那兒。親愛的光並沒有直接對樵夫的孩子說什麼，不過她給他指示了幸福之路，並且教



他們爲人要和善大量。

或者在這故事開端的時候，她就對他們說過：

「一直回家去。青鳥就在那兒，在破爛的草屋裏，在破爛的雀籠裏，同愛你的爹爹媽媽在一塊兒。」

孩子們一定不相信她。

梯兒梯兒一定說：「什麼！我的鴿子是青鳥嗎！別亂說我的鴿子是灰色的！……幸福在草屋裏嗎？同我爹爹媽媽在一塊兒嗎？啊，我說呀！家裏又沒有玩的東西，怪厭煩的！我們要到遠處去經歷些好玩的事……」

他會說以上那些話；他還會帶着蜜梯兒一起到外面去，不聽



光的勸告，因為最可靠的真理，如果我們不自己去試試，也無足輕重。把全世界所有的智慧告訴一個孩子，只須花一刻兒功夫，可是我們畢生還不夠使我們了解牠，因為只有我們的經驗才是我們的光。

我們大家都應當為自己尋求幸福；而且還要受許多痛苦，遭許多失望，才會明白尋求幸福，要從了解常在單純的心靈上那許多單純而完整的快樂，才能得到。